

深淵

1928 9 20 付印

1928 10 20 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小說中主要人物

愛爾納斯脫墨喜哥(Ernesto Muško)加洛佛
地方底地主

哈利娜巴爾克(Halino Borki) 隣近的尼維
地方地主底女兒

馬德奧阿爾特(Mateo Ardo) 畫家

莎娜比利哥(Zonjo Biringo) 他底聘妻

我底禿筆歇住了。我底頭因用腦過度而隱隱作痛的垂下去了。說也奇怪，我底頭真的是虛空得像雞蛋一般。牠底內容是被一間宮人在早上吸溷了的。我底腦兒也被人吸收着而牠却是我所要化身在紙上的，因為我是著作家。

一點鐘過去了，我底筆休憩着。這筆已不辭疲勞地在紙上移動得很久了；今天牠不再講述了，因為缺少需要的思想。我覺得今天我底著作生活已告終了——也許永久告終了？

陽光照進我底陰鬱的房裏來，房中饑餓和寒

冷已結了婚似的盤據着，太陽要我振作起來；可是牠也不能，因為牠已儘量的助我了！牠底光線不再能曲撓我那已凍僵了的手指了。

我坐在寫字檯前面儘運着思……胡亂地想着。可是任是怎樣的想，也是枉然的。往前傳囀唱的小鳥一般飛來的思想不再出現了。這些小鳥已隨春季而飛去了；更不如何日再來？……

我把頭兒支在肘上；雙目注視着橫在面前的白紙。一行一行的黑字排列在紙上，這些字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這張紙却是鏡子，在那裏我可以聽見我底靈魂；可是牠變得模糊了，我底靈魂便遊移到別處去了。

刺骨的寒冷把我底內部結成冰了；我徒然用手去擦我底面額，也徒然緊壓我底頭……

時間依舊過去，寒氣愈加嚙嚙迫人的了。太陽在對面紅色的屋頂背後沉下去……

薄暮的灰暗的影兒在街道上遶巡；緊跟着的是嚴寒。蟻伏在窗外屢欲闖入似的，牠在玻璃上畫了細白的玫瑰花兒。

這些玫瑰花向我行了個挪揄的敬禮，告訴我寒冬已降臨了，……

寒冬當真來到了，我不動地悶坐着。我覺得牠快同居房裏，踉蹌在火爐上冷嘲……冷嘲沒有柴炭的我……

慢慢地站起身來，我便在房中來往的踱步，怎樣去驅逐這個闖入的寒冬，又怎樣去創造些溫暖，這種洽意的溫暖才能使我和我底手指從新活動起來。

我把睡衣披上身去；把那很大的櫥開了，沉思着，文稿從櫥中顛顛撲撲的跌下地來……跌在火爐前。

在火爐前……把我深夜裏所作的幾年來的文稿焚掉麼？把我精神的產物犧牲了去使我冰結了的腦筋溶解復活起來麼？我不由己的寒慄起來。

往常我無須挨餓和寒冷的。往昔我底稿子很可以賣錢的，我底著作是人人愛讀的。如今呢？如今稿子堆積在櫥架上，祇作了小鼠的咬嚙的材料。沒有人歡迎牠們，因為太陳腐太不合時的了，許是

年邁的淑女和虔誠的老婦還覺得牠們不易可觀；實在是不投現代讀者之所好的了……出版家都是這麼說。我底運命何日才能轉機？我若作生活中的新紀元何日才惠臨呢？

我又走向寫字檯去，坐了下來。我凍僵的手指又捉住了筆，把牠浸在墨水瓶中，在紙上粗大的劃了一筆……長而黑的一線把紙上的字行打斜的劃掉了。

半晌後，我又甦了起來，要避去我底房間和家，因為房裏家裏已盤據着惡意的饑餓和寒冷，而我知道是不配做他們第三個的同居者。

街上電燈閃爍起來了。

街上的人蠕蠕地嘈雜地像洶湧的江河般流動着。我也被捲入這個不絕的急流中了。像一隻破船浮開了地岸，在澎湃的巨浪中激旋到未可知的地方……

這人河流到耀炫的電燈光前停住了。

我便被這流浪推進了一座門內，那裏閃爍着很大的揭示。一扇攝引人的腰熱症裏面陣陣地送

出來，這熱有一種移人的魔力，於是我躊躇的站了片時；伸手往袋中去搜我最後的幾張鈔票，那熱儘是引誘着我……

“往邊些！”一個身穿號衣的粗大的胖子喊了一聲，看門的人把我往前一推；“你不見別人被你阻住了麼？”

我已站在售票處了，買了票我便走進去。

愉快的暖熱迎面接我，牠使我凍僵了的思想甦活了，向四周環顧一下：我已在酒店裏了。

我在慣坐的桌子邊坐下身來，堂倌急急地送上沸熱的咖啡。一時心中快慰極了。舞台上所演的我都不歡喜；我祇享受這熱，從電爐裏輸送出來的，慢慢地流進我的兩腿，再往上奔騰為頭腦裏去。我一滴滴地飲完了這杯沸熱的咖啡，很心滿意足的樣子。咖啡漸漸滾下胃裏去，在路程上舒散出暖流，直注入我底肉體裏。

“噲，朋友！你為什麼獨自在這裏呢？”一個耳熱的聲音在我背後說。

我立即認識，是我底同伴加利喜，是個電影著

作家，他老是笑迷迷的很快樂，雖則他底進益是很平常的。在我們中間，他被稱為“借貸者”的，因為他時常借錢來維持生活，可是今天他似乎顯得很得意樣子，全副臉容盡是微笑着。

他一見我底陰鬱愁愁的樣子，便開始慰我了，他巧言細語地要我坐到別一張桌子去；那裏還有許多同伴，很使我精神煥然起來。因為我好久不到俱樂部去，大家很驚異的招待我。

舞台上繼續表演，我把桌上的節目單瞧了一瞧，最後一項是印度僧士底大魔術。

我很好奇的等着他。

僧士上了舞台時，場中頓時沉靜起來。每個人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舞台，那裏閃耀着一個光彩奇炫的小球，光彩奇異的不能比擬，儘是迅速地變幻，一會兒又神祕的閃着光，好比神靈的力從小球四射出來。牠是壓玻璃，水晶，黃金，還有藍天……所造成的，真是奇妙！

僧士站着傍觀，好像石柱一般高大寂靜，他底嘴唇微微顫動，在喃喃的說些什麼；低微的聲音漾

在靜寂中正像禱告 或是號召神力一般！他那雙直楞楞的眼閃着神秘的光，

小球離台和僧上底手一般高，忽而使勁地發着有魔力的光。

我屏了息陡然興奮起來了。我瞧見奇事了。小球漸漸放大起來。現在已變成一面鏡子那裏反映出人生底縮影來。

那裏，這不是澎湃的海？不是海岸巨石？不是綠攤似的草坪？不是城市那裏煙窗高聳雲霄的？不是蕭條的冬景？不是閃耀的太陽？不是柔和的月兒？……

我閉了眼；依在椅背上。一種從未覺得過的幸福之感充滿了我底心。我如夢如癡的恍惚起來了。我底靈魂遊移於現世之邊，似乎飄然欲跨過現實底疆界而入幻想底神秘的世界……

我又醒了過來。場中喧譁嘈雜，大家都興高采烈的樣子。鼓掌的聲音並不與台上所演的相符合，因為表演的魔術是很神聖嚴正。印度僧士微笑着，低了低首表示感謝。那神秘的小球依舊在那裏不

過閃爍得沉靜了……

我底同伴都神采飛揚地議論起來。

“這祇是一種暗示……”一個人說。

“一種強烈的思想和幻象的轉移……”另一個人又說。

這個千萬人已討論過的問題，大家又關論起來，像這問題老是新穎而未考究盡的。什麼催眠，感應……後來又講到精神主義上去了。又說死後的生活是可能的，和死者底幽靈相溝通也是可能的……

舞台的表演已告終了。

觀客又走到別的廳裏去，那裏那些演員表演過後便組織了晚間的遊藝會，很快樂而隨便的，還有跳舞。

實在我應該歸家去了。我底錢袋已空虛了，可是我怕回家，那裏陰鬱，落寞，寒冷都惡意地潛伏着要圍攻我。

我依舊在場上，坐在牆角邊深埋着，從那裏也可以看見跳舞的男女。

舞台上所見的東西，又在我記憶中浮現出來。我底思想又凝聚在那印度僧士身上，猛然像電光一閃，一個意念出來了：什麼？這僧士也許可以使我感悟些什麼，可有助於我，我正因缺少思想而須換餓呢？……

突然間發生了一種欲望，下意識的要求：要去親見這僧士和他談論，也許他就在這廳中罷？……

我底眼睛在追尋他，在那些絮語狂妄的人中，他並沒有……

我覺得一隻手在觸動我，又聽得一個中間混雜着異鄉的重音的口音，很滯鈍的在說：

“先生，你在找我？”

那印度僧士站在面前了。他底堅定的深入的目光穿透了我底靈魂的深處，如電燈樣在我腦中摸索；使我週身戰慄起來。

我力掙着隱藏我底懼怯，便囁嚅着說：

“是的……你怎樣知道我底願望而會來呢？”

“全是簡單的事。我很知道你的，雖則你底呼聲祇是精神上的。”

他對我坐下了。

我覺得，一種無量的魔力從他身上舒流出來，使我軟癱無力而且惶惑起來。

我訥訥的把我底情況縷述地聽。他也很關心的靜聽着。一會兒一種謙和輕盈的微笑在他雙唇的周圍玩着，答應了幫助，他要我離開這些可憐的人……

我重沉沉地站起身來。似乎一種重物在壓我下去，我便走向寄衣室去領取了大衣……

拖着一雙鉛樣重的脚，我不即不離地跟着他走。

月光愛撫似的閃着光，房屋如同巨人般半身墜入灰暗的天空，在銀輝中輪廓模糊，黑影很神秘的遮着我們。

我們很寂寥的并肩同行着。迴繞我們的情靜令人緘口無言……

我底牙齒陡然打戰起來。我不知，是寒冷呢還是內中的恐怖的感覺。我把手更深地埋入衣袋裏去，再聳了聳肩……我底耳膜中震響着我們腳步

底乾脆聲，我底耳朵磨擦着毫衣底皮領：這個還是我光榮的時候的餘物罷，那時出版家都爭先恐後地來要求著作，是有一次……

黑暗的思想馳過腦際……

我緊跟着那僧士，好似魔鬼一般，時常他那高大的人影在經過的小巷裏的灰闇中沉沒了。這時我依着他底脚步聲走着，他底步聲的回響正是我無形的引路者。

不久他底龐大的影兒又在一盞依稀的燈光中出現了，在月光的銀色中顯得非常的黑。

我們在一對石門前站住了，石門便自動地開了，一個小用人立在門口，在幽階中我瞧不見他底臉孔。

“馬拉格，”這個印度人說，“我出門後有人來訪問我麼？”

“沒有人。”他答說了，便把門關上了。

我們躡步走上樓梯。面前便有門開着，我們走進了一間灰暗的房。

我腳底下覺得有種棉軟的地毯，似乎是以金

絲織成的，從天花板掛下一盞圓形的燈，四周裹着黃色的綢。看來像是太陽。周圍是許多小燈，宛如皇冕上的真珠，又似天空繁星。牆壁劃成四方形的格子，在我看來似乎有眼睛在其中窺視。小的綠的燈沿着牆在起勁地跳動。

我在沙發中深穩的坐了下來。印人站在我面前，手中又閃現出那小球。他那滯重的聲音又在遲鈍地說：

“你要看一點你可以用來描寫的東西。我便滿足你底願望了，你快看見活人所未見過的東西了，因為要見深淵了。你可以看見人們靈魂底深淵，最黑暗的地方了！你將見這不可測量的深淵裏有些什麼！你底耳朵便聽到深淵中隱潛着的思想。這些交錯着打旋着的思想！你便可向人們靈魂底深淵走下去……也可以目睹種種事實，是和人們腦中想像的迥乎不同的！你在這些深淵裏澈底地挖掘起來，方可發見真理，方可向人陳述自己底供狀……”

從遠處飄來悲抑的音樂聲，中間雜着鈴聲。

我覺得有隻冷手按住了我底太陽穴，一種頑強的恍惚的感覺傳遍了全身，實在是一種睡意……

可是小球幻出種種金光，又時時在大起來；到後來造成了個圓盤。

巨大的圓盤……閃耀的太陽……陽光有種種不同的色彩。一面大而明的鏡子。

這個上面忽然現出四個痕跡來……四個紅色圓圈……是血的！

音樂聲更響亮了……像睡夢樣催人入眠的節奏！

我切得漸漸輕浮起來……宛若飄入了未可知的領域去了，我似乎愈近那圓盤和音樂聲了。

太陽似的圓盤儘是擴大，鏡面晃晃的閃光……現在又變成弧形物，我便下面走着，恍然如隔世……

血痕又轉變灰色了，繼而涉成血河。

音樂聲很興奮似的按着節拍把我抬高起來；我失掉了均衡，搖搖的有點不能自持了……我迷惘地坐下來……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愛爾納斯脫 墨喜哥

我在那裏？哈！在咖啡店裏……

音樂隊奏着舞曲……樂韻在咖啡店裏跳着舞，深入人底血脈裏，震蕩着血液，彷彿在着意地要勾起肉感，使聽者迷醉似的……

坐在我身旁的姑娘要什麼呢？我要問她。她坐在桌子旁邊，挨近我。她面前有一杯酒；她時時舉杯微飲。她底櫻唇閃着，艷紅的渴望什麼似的。

一長排的又一長排的，坐着那些先生們太太們……

那些身穿黑衣的人往來的狂奔着。這些黑色的兩足動物沒吞着錢，許多的錢……他們底表情又是怎樣的冷淡……他們在記事本上寫了些什麼，把袋中的鈔票用了骯髒的手指撫弄着……像機械似的！但人們都是平心靜氣的，把錢袋開給這些玩弄銀錢者，讓他們底瘦長的指爪任意地攫取銀錢……對於這種卑下的行爲，我要反抗呢！

哈，我見的什麼？真是有趣，這些男人送上美酒和香賓酒給那些富庶的客人，還有許多飲料和食物……這種好的東西——他們奸滑的人那裏偷取來的，竟可以買到這麼多的錢……呵哈，因此他們這樣發狂似的奔忙……那不消說的，他們很恐怕有人覺察出來，這些都是偷來的……這些愚拙的人……他們也許不知道，人都有眼睛的而眼睛都看得出他們底偷取的行爲的？……可是他們從那裏會這麼快……

音樂隊依舊奏着。

這些黑人仍站着，惡魔似的！他們低下頭來又怎樣按節拍的呢……手臂又動得和那惡魔首領的鞭揮合拍似的……噲，你告訴我罷，你剃頭店幾時去了沒有去過？……你底頭髮長得可怕，又蓬亂得駭人……大概是要獨表性格，顯示出你是惡魔的首領罷……哦，你真不錯，確然，一種特殊的表記在你是極需要的啊……你的惡魔們都是黑衣長髮的，彼此相似……但是我的朋友！留心一點，那矮小的玩懷娥鈴的在與你競逐……他底頭髮也是長的……如果像你的一樣蓬亂，也許看上去更加長呢……但你是狡滑的，故意把她弄亂，使她顯得更長……但倘使那玩懷娥鈴的再讓頭髮生長了兩星期，我……我真不知怎樣了……

但那些黑人是狡滑的……把盈取的事業和音樂混在一起……在樂聲喧鬧中間，人們便不容易聽到賊物的叮嚀聲……我不知道奏樂的人能否得到和那些黑人一樣多的錢？……

你為什麼好笑，黑魔？……你要激動我底憤怒麼？……儘管眼睛骨碌碌的看我，要是你以為快樂

的話……如果我此刻跳了起來，攢說你底琴，一把擒住了你底頭髮，你又有什麼話可說呢？……讓我打你一個耳光……你有什麼辦法呢？……那你再要好笑麼？……

音樂的聲音情熱地胎蕩着……燈光也和樂聲迴旋的舞着……似乎要把我捲入了……那些黑色的魔鬼來往的跳着……黑色的尾兒在桌子和椅子中間狂旋……坐着的人按節拍的點頭……姑娘們頓足稱美，在椅子上蠕動着，很興奮的樣子……她們底血在脈管也舞動起來 奔騰起來，引起了獸慾似的肉感……

“飲啊，飲啊！”坐在我身傍的少女嬌滴滴的說，把酒杯推了過來

“我不飲偷來的酒的，”我答說，把酒杯又推了過去。

“這不是偷來的，味道很好的呢。”她含媚意的說。

“不要說這種俏皮話，”我有點忿懣的樣子了，“我本知道，味道是很好的。這你不必繞舌多說的。

我不飲偷來的酒，我是誠實的，很……篤誠的人；如果你不相信，去問那魔鬼罷，他有證據給你看呢？要是你願意的話，他有一張用紅墨水寫的證據給你看呢！”

“但是酒不是偷來的，”她辯說，“你可以放心；等一會你也要付他錢呢。”

我縱聲笑起來。

“好極了！我付給那個呢？給那魔鬼嗎？哈！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給那黑鬼。好極了！你真還沒有知道，這種種飲的奧的東西都是偷來的麼？倘使你還不看出這個偷取的行爲，你真是盲目的了。那些爲虎作倀的奏音樂的人是他們底助手……要是沒有音樂的話，全部的事情不會得這麼巧妙的了。”

她沉默了，又飲了一口酒。她那雙俏長雪白的臂袒裸着，纖細的手指情熱地動着……

“告訴我，親愛的”她向我身傍挨過來，幾乎假在我懷裏了，“我們還是離開咖啡店罷！”

她底灼熱的呼吸吹在我臉上，從她媚眼和櫻

唇舒流出來的熱，和從她酥胸與相露的半身緩散出來的熱，傳到我底全身，使我心神飄浮蕩動起來……她整個的肉體似在恣情地追尋肉慾底滿足……

可是我底血依然是平靜的，她底手在撫弄我底手臂了，我却把牠峻拒似的攔住了。

“但是我們要走了……”

一個黑鬼已站在我面前了，在簿子上寫了些什麼，隨後便淡淡的說：

“二千一百，先生！”

黑鬼，你狂了麼？

“偷來的酒你賣到這麼多的錢？”我回答他說。
“可是，先生；你要想想，我今天化掉了許多錢哩……你要我這麼多的錢，這偷來的，我要說是偷來的酒值這麼多的錢麼？……”

“先生，請你快些付賬，我們沒有時間來和你計較。”

音樂聲又作起來。

“這也是一樣的，不過老實說，這是貴的了……”我說。

黑鬼全個身體不耐煩地搖擺起來。

“拿去罷，吞沒了罷。”

我把鈔票擲在桌上……錢袋中已沒有幾張了

……

他機械似的收取了，低頭行了個禮。

我站起來，拿了帽子。

可惡的音樂！……看啊……無數的燈忽而四散忽而聚攏……狂了似的儘跳着……這些黑鬼也環着我們盤旋着……地板也似乎隨着音樂的節拍一上一下的動了……連那桌子和椅子也跳動了……奏樂的人爲什麼喜皮涎臉的好笑呢？……不是因爲我付了酒錢？可嫌恨的音樂！這些跳動着的燈……留心呢，牠們都暗中要把你捲入跳舞呢……

我很緩慢地走着，戰戰兢兢的舉着步。

我已站在街上了。溫軟滑膩的手臂突然伸進我底袖口來了。

這個姑娘要我作甚麼呢？我一定要返家去了。愈快愈妙。我要雇一輛汽車，我要睡了……

“走開，走開！”我說了，把她底手臂撇開了，

“我不要你，走找別人罷……”

但她仍站着不去。

“去啊，我對你說……我不要再看你……你要錢麼，不要臉的東西！我沒有錢，滾開！”

“我不要什麼，”她苦柔的說，“祇要一點兒愛情！”

我怒不自制了……我把她推開……啊，地在我腳底下搖動起來了……

“留心，不要倒下來！”我對她說。

我是一個子了。做甚麼好呢？返家去罷，很好。但是街上黑暗得很，走向大街上去麼？又走向那一方面去呢？我是從咖啡店底後門走出的，現在站在一條昏暗的巷裏。這倒是那淫蕩的少女的不好。再走進咖啡店麼？我又怕去了，怕那些黑鬼底騷擾……他們要譏笑我的蠢愚，因為我付了酒錢……也許還要留住我呢……他們聽得我說那裏的酒都是偷來的……他們已知道，我已察出他們的偷竊行爲了……我對他們自然有些危險的……我真怕他們底音樂……和那些飄動的燈，怕牠們再要把我

猶人跳舞……

我已疲倦，要回家了。我底眼睛因為咖啡店裏的辣刺刺的煙霧隱隱作痛起來；頭也脹得重沉沉的了。怎樣辦呢？

音樂底刺激的聲音還隱約聽得出……街燈似乎也在我眩惑的眼前打旋……又似乎突然地分成兩部份了……也要把我捲入跳舞似的……走吧！

我沿着房屋走去，走到一盞白光耀炫的燈前，我退了幾步。腳底下的地面還是勁搖似的，雖則音樂聲已不復聽見了。什麼？我莫非走到了羣山環峙的地方。走上……走下……又走上……奇了！我走到迷路上去了！路真是奇怪；忽而高起忽而陷落……真可怕！……我幾乎跌倒在一塊石上。前面的燈光又是閃閃欲熄的樣子……

那裏橫着一輛汽車。

“噲，空的嗎？”我問。

“是的，先生，到那裏？”

“回家去，回家去，”我說。

汽車夫疑惑不解的向我飛了一眼，隨即問道：

“先生，住在那裏？”

“請原諒，我沒有先告訴你，”我緩緩地說，“等一會，讓我想想，到那裏去……哦，到墨喜哥先生底采邑去。墨喜哥先生便是我……”

“到那一村去呢？”那男子很耐心地又問。

“總歸近尼維地方就是了，你已可見尼納隣近地方的……”

“尼維，”那男子重複着說，便在衣袋搜尋什麼了。

他在那裏做甚麼？不是癡了嗎？我有些不耐煩了。

“噲，你不願去嗎？”

“快了！快了！”他要我忍耐一下，“我要看着地圖哩。”

他走向汽車的電燈的光亮中去，攤開地圖細看着。

“你可要到加洛佛去？”他過了半晌問。

“正是，我住在那邊的，”我答說。

我在車中棉軟的墊子上坐下來，他把門關上，

車便行動了。

哈，如果那馬能夠跑得像汽車一般快，我不致遺失我底錢了……今天我爲了這隻畜生把財產都賭掉了；我底朋友，就是據有那馬的，和我一般深信牠會在今天的競賽中獲得勝利的，因爲牠跑得確是飛快的……銀錢！……銀錢！……我又怎樣再會得到牠呢？……負債日多。父親已死，采邑又非完全爲己有的了……破產終歸難免的了……破產的黑影已憧憧出現了……大家都呼籲着要錢，要那些骯髒的鈔票，人們底手指很快地用掉了而難能收進的……我怎樣可以多得些骯髒的紙票？……我祇得做黑鬼……家裏倒還有一件頗新的衣服……穿了這件衣服，我顯得比他們更黑更漂亮呢……寫一點，弄鈔票，這我也會做的……也許能向那些坐着的先生太太們掙取更多的錢呢……哦，這很容易做到的……可是誰去管理我底采邑呢？……

如果人可以沒有錢而生活……一切都是那麼貴的……姑娘們……啤酒……戲院……甚至於朋友……旅行……汽車……我真愚笨，雇了汽車……

……墨喜哥先生，要是你老是這樣生活着，任你怎樣富庶，進益鉅大，也是枉然的。事情愈弄愈窘，真會使你窒息，……你底情境狹隘了，弄得每况愈下的時候，你便陷入泥濘中了，誰來振拔你起來呢？……祇有愈陷愈深，至於死地……

汽車如狂飛而前進。若使牠陷入深淵裏去，那再好沒有了……自然最好墨喜哥先生因此跌傷頸項，或是骨肉粉碎……可是命運底事最好不要管牠……命運早已知道，怎樣使墨喜哥先生敗殘……我們無須為他置慮的！……

可是我陷入的泥沼是深邃而闊大，連汽車都可下去的……我說些甚麼！……墨喜哥先生所有的采邑，車馬，家畜，房屋，穀房，機器……這個泥沼什麼都吞下去……隔了一年光景……你也要這麼想了……對於這個泥沼的廣大也要懷疑起來……我對你說，先前我也不信泥沼可有這麼大而深的……我以為是一個街上的泥沼，不久便可以引渡過的……後來才發見我底大錯了……我涉水求出，足足有一年，這時我才忖量到池底深大了……

可是墨喜哥先生，你總得尋釋出路，設法快些自救才是……你許是要笑我們，說這是烏托邦？……墨喜哥先生，你總得鄭重一點……因為你太懦弱無力，不能把自己引渡到堅固的岸上去，我們祇得來救助你……你確是堪憐憫的……告訴我們，墨喜哥先生，你有否想過，誰是“墨喜哥太太”？……哦，不要發怒，在這種事情裏第一要鎮靜……你抱獨身主義……倒也很可豔羨而模做的……我們底意見也以爲結婚是最大的愚事，是畢生最大的愚事……但這話是對男子而立論的……致於姑娘呢，結婚便愈早愈妙……你也這樣想罷？……好！……那麼我們底意見不完全相脗合的麼？……我們又要說，一個男子不願結婚是堪豔羨而模做的……但於你却不然，墨喜哥先生，安心罷！……不要截斷我們底說話，聽我們講些甚麼……你想想，若使你有了個秀麗嬌艷的妻子……那不消說的，她一瞥一笑要投你所好的……如果她有很多的錢，後來便屬於你的，那你無須再操心勞力，你便得救了，出了泥沼，贖回財產……哈，那時你

要喜氣洋洋地微笑了……我們想這一定是你所樂爲的……你要向那裏去找這種妻子麼？……我們請求你，不要裝作這樣的愚蠢……你真不知道麼？……我們祇須告你一個字：尼維！……哦，那你可明白了……無用多說的，是哈利娜小姐，是的哈利娜巴爾克……再好的你找不到了……我們知道，你往前也老是同情於她的……而她也在男子中最歡喜你……她自然會答應，就是那老邁的巴爾克也會答應的……你想，老巴爾克不上幾年快要逝世的，尼納又是大而富足的采邑……這真是投你所好的了……你此刻相信，非和哈利娜小姐結婚不可了？……很好！……我們竟不料你信得這麼快的……是的，墨喜哥先生，人們祇要靜心傾聽我們底忠告就好了……

汽車如飛而駛，不久我便在家裏了。

加洛佛！我們已到了汽車停在我底屋前。那男子轉過臉來問我：

“你住在這裏嗎，先生，還是送你到別的地方去？”

“不，不，”我答說，“好了，對我說，多少車費？快說，我要去睡了……要睡了。”

他開了車門，扶着我走出來……啊，地面還像動搖似的……在燈光中的樹左右搖擺着……在光明的路上匍匐似的走着一個黑影……莫非又是索錢的黑鬼麼？……

“你，你，機械似的東西……”

說也奇怪，舌頭不復盡職了……是因為我飲了偷來的酒麼？……許是他們的酒中混着毒藥……那又誰能知道呢……我對他們確是個危險的人物……哈，我知道了，這是誰做的……地又在旋動了……祇得靠在汽車上……真該死的了……怎麼汽車也不願支撐我，竟滑了開去……

“你……你在車輪底下放塊石頭……小輪底下……牠要跑開去呢！……”

“放心！先生，不會跑開的。”那在我前頭的男子說。

這個人真是盲目的，難道不見車子在動了麼？我却覺得的……我把全副的重量壓上去，車子顯

然往前滑動了……我祇得重新坐在那棉軟的墊子上去，墊子却是固定毫不動搖的……我也可以在那裏睡一下……看啊，門又逃走了……讓牠去……沒有門也可以睡覺，那男子當然會去找尋的，就是找不到的話，便可以沒有牠而開車的……哈哈……你可曾見過沒有門的汽車嗎？……倒是城裏驚天動地的事，也可以做成一張壯大的犯罪影片稱為‘無門的汽車’……往前去！……墊子是很近的……牠招引我去打盹……等一會……跳一跳。墨喜哥先生！……

一隻健碩有力的手臂挽住了我，有個聲音在說：

“先生，已是不早了！來啊，我們到家裏去睡啊。”

我怒沖沖的叫道：

“不要你管！我要順從那墊子的招呼，你知道麼？……”

我底舌頭凝結似的不能動彈了……顯然是因為酒中含着毒……那些黑鬼不會，也不敢把毒藥

滲入酒中的……是那賣春的少女，因為我不同她去，她要報復，所以下此毒計的……這畜生！……

“請你付錢 先生”那男子說了，“時候不早了。”

付錢？……你也要索錢麼？……在我底錢袋裏咀嚼那骯髒的票子，正像犬在食盆裏纔吞骨肉一樣……你也是咖啡店裏的黑鬼麼？……你是戴假面具的鬼，付想我是不認識你的，因為你穿的服裝不同……可是對你說，使你們醜態畢露的，是你們共通的貪金錢的野心，既不知滿足，而且常時顯露出來的……但是在燈光明亮中的道路上，一個黑影搖搖擺擺的來了……又黑又長……形相時常幻變着……忽而伸長了，隨即突然縮短了……有時跳上樹去，在樹梢上面來往的跳舞……又突如其來的跳下地來，變得駭人的長了……難道有這種黑鬼麼？……

“你……你……汽車……汽車夫，看啊，一個黑鬼……你見麼？……”

“快付錢，先生！”

在燈光明耀之中我搜尋着鈔票；汽車夫受了，

道了聲謝，便放進袋裏去了……背後有物觸動我，繞着我跳……這黑黑的東西是有四足和長髮的……噢噢！這是小鬼……什麼？……你小鬼也要吃錢麼？……你舐我底手……你又長又赤的尖舌渴着要那些骯紙麼……你小鬼快到剃頭店裏去把長髮剪去吧……拍拍二聲，好，打你底尾巴……小鬼邁走得那麼快……我從未知道，小鬼會吠，會把尾巴緊踏在兩足中間的……倒也很有趣的……

發動機吼吼的叫了。

“再會！”那男子說了，便跳上自己的坐位去了。

“再見，墊子……”我哼小曲似的說，立即走進屋裏去了。

“溜……溜……”汽車去了……門還在這裏？我不該讓他遺失牠的！……

“停！……停！……”我喊了起來，一邊做着手勢……手勢一做，地又動起來，在門底下旋轉了……可是他已不聽見了……那也一樣……我却不是汽車夫……讓他去罷……這時門口老僕約翰已鑿着燈站在那裏了……

“噲，牀已舖好了麼？”我問。

“是的，先生，”他回答。

“哦，我要說的什麼？……是了，明天有人發見二扇汽車門的話……把牠們保存起來……”

梯級……把燈捻得亮一點……哈，你這老頭兒攆了這隻幽黯的燈，想要我跌碎腦殼麼……誰在那裏跳動，莫非又是那小鬼麼？……又回來了？……我要睡了……懶倦極了……從明天起走入穩固的路去，離開泥沼了……哦，門檻又是像泥濘一般發滑，我幾乎倒下來……明天我開始進行……工作了……哈利娜……

“哈……利……娜！”我哼了一聲，便跟着燈顛躑地進了房。

我不會成功麼？……誰敢這麼說？許是祇你這個小鬼敢說罷？……

“哈哈哈……”我放聲大笑了，“你們都是魯鈍的……蠢人……”

“那裏你看，先生，”攜燈的老人說，一手指着一個黑暗的隙洞。

“你也把我堆進這個深淵裏去？……”

“這裏是先生底臥房呢。”

“哈……利……娜，告我，約翰，我將成功麼？……”

老人驚疑的對我看着，茫然無所答。

“回答我，攜燈的老鬼，”我使性的說。

“自然，那是不消說的，”他訥訥的說，很懼怯的樣子，“你一定會成功的！夜間安好！”

白茫茫的東西在那邊閃着……這顯然是牀……我疲乏已甚……將長久的睡……昏沈地酣睡着……

哈哈！……“明天怎樣？……哈利娜……”

她底芳名是怎樣的動人啊！……哈利娜……

哈哈！……(註) nemo kij mono! (名字和金錢！)

哈利……哈洛(Halo)……金錢！哈哈！……！

• • • • •

昏暗包圍着我，腦中也是昏暗……

在昏暗中有些東西發着沙沙聲……鏗鏘的聲音和蠅底嗡嗡聲混成一片……在遠遠的地方……

忽而又停住了……

哈，這是約翰底鬧鐘。也許一個女僕這時要起來，往牛棚裏去餵牛了……

這個鏗鏘的聲音在我右耳裏回響着……不曾停住……使我不耐煩起來了。牠深攻入我底腦裏，從裏面像千萬針刺樣鑽痛我底額部……

可詛咒的自鳴鐘……何時可以不響了？要是我沒有這樣的疲倦，我對於這事決不肯隨便放過的……此後他們再不敢扭換那鐘底發條了……這是我可以担保的……

（註）*nomo* 是名字，*mono* 是金錢，兩個字底辦法是相似的。

哦，今天於你真是艱苦疲勞的了，墨喜哥先生，人到了困疲時，自然祇有休憩了。那些人怎的弄得你不能早睡呢？你應該再剛強一點……

哈，我要睡覺了……

眼睛閉上了……把頭依在壁上……

可是驀然間聽到了一個粗毛的聲音……顯然是車子！

牠駛過了我底院落。咦，誰呢？

在朦朧中我跳出牀來，奔向窗前去……我躲在轎幔後面……

這是無疑的：巴爾克先生和他底女兒從尼維往車站去的……

我又走到牀裏去睡，讓他們去罷，倘若他們執意的要去……讓他們知道，他們還是要經過我底院落的。讓老巴爾克看看我今年的收穫……讓他們往城裏去，把錢送掉了回來罷……

我寧願留在家中，忘却這些愁人的憂慮……

我又朦朧的睡着了……我底思想也平靜下來……祇有時一個思想突然躍了起來，當那些去收穫的車夫的鞭打呼喝的聲音，刺戟了牠的時候……

“噲……噠……”

管理人在那裏高聲的叫喊…… Halo……
H, j!……

怎麼一來，我底思想又如潮樣湧了起來，紊亂的相起伏磨盪着……

Halo, Halino……哈利娜？……昨天我已下

了決心……我要娶她……今天却又忘掉了，哈，她剛纔往客斯脫羅郁 (Kastelnjo) 去了……她要在那裏做甚麼？一個姑娘到都城裏去做甚麼呢？甚麼呢？……

她去找尋機會……找一個能引導男子到她臂懷裏的機會……女子除了時時刻刻尋求捉住男子的機運而外，更有何事呢？我仍舊躺着不動……

有個叩門的聲音，攪擾了我的睡覺，使我困惱得很。

“先生，”門後面有人在叫，“已經七點鐘了。管理人要敲房底鑰匙……大家都等待着……”

“走開！此刻沒有功夫……”我吩咐說。

“但是人都等着。管理人很急迫的要……”

“滾開！”我叫了起來，“讓我好好的睡！……”

我狂暴的拾起皮鞋，狠狠的攢向門去。

那人兀自走了。直到他拖着鞋的履聲消沉於寂靜中時，我才回復了安靜。

當從眼隙開望去，我看見光亮已透進灰暗中來了。

光亮瀉進來愈密，漸漸變成銀輝了。
不是月兒？……

第二章

馬德奧 阿爾特

月光……霜華似的月光……

菩提樹底幽香 從小花園裏透進房來，月兒在暖熱的夏夜裏閃得異常明朗……泛溢在莎娜底金髮裏……撫摩她那晰白的玉肩和手臂。

她坐在開着的窗前。

我再三的婉求她：

‘再微笑一下！昨天你會動人的微笑……很嬌

媚的笑，而今天……你不快樂麼？有什麼心事呢？’

菩提樹旺開着花；現在正睡着，可是香味依然四佈。使人陶醉的馥郁，有引人入眠的魔力。此刻人都睡着……也許在做恬美甜蜜的夢。如果有人把牠們畫出來……真是幽雅靜美啊……

祇有我和莎娜兩人沒有睡覺。

她今天顯得和往常異樣了……

我正在繪畫，她坐着做模特兒。我將此畫稱爲“月的幻秘”。如果牠在下次展覽會時掛了出來，人家都要佇立在牠前面，欣賞評批，——自然牠須要掛在一個特別的地方，光線要十分充足的——那麼有勾攝人們底歆羨的誘力了！若使牠獲得了一等獎……啊，你不以爲然嗎？我對你說“月的幻秘”將爲國際展覽會中的驕子……可是那微笑……我不知怎麼辦了，如果她昨天啟露的微笑不出現，……我怎樣辦才好呢？今天月兒不如昨夜那麼明麗。昨夜，是的，昨夜……

我打算整夜畫着，直到天明，可是她太疲勞要睡覺了。

“莎娜，鼓起勇氣！你底微笑呢？”

她倏然微笑了……我看見，這不過是嘴唇勉強的顫動……面情一瞬間的轉變，昨天你雙唇所合成的甜蜜的微笑，影踪全無了？

菩提樹睡着，我們清醒着……我倆和月姊。可是月姊也似倦怠了，莫非昨夜太勞了？不，這是雲兒底不好，把她遮住了？許是她自己躲藏了，不願替我將獲得獎狀的“月的幻秘”効力？爲什麼她旖旎的避易到雲牆後面去呢？

她從容沈着的站起了柔軀，綢繆的走向我來。

我把筆和畫板放在一邊，我攬住了她底頸項，右手把螭首抬起，她微笑麼？昏沉的夜色中，看不出她底面情。

可是出我不意的……她頭兒一顫，熱的液體滴在我手臂上……熱而酸苦的淚珠。

“莎娜，你哭了麼？告訴我，淚洟是甚麼意思？”
我依舊安然自若的說。

她咕嚕了幾句，酥胸上下的起伏着……玉肩隨幽咽而抽動……

“讓我去……”

她從我擁抱中把自己托開了。

你，莎娜，不愛我底手臂了？我這隻藝術家的手臂，會創造使人驚佩的畫的手臂……也許能名震世界……感動千萬的人，姑娘們……許多美麗的姑娘底獻心……你了解麼？你怎敢輕意的拒絕我擁抱？你知道，我底心是你的，祇是你的！

“莎娜，告我，爲什麼你心痛起來？”

“因爲……你底愛已熄滅了，馬德奧！而先前你却誓言永愛的……”

我底愛熄滅了？你底頭腦在想怎樣的無稽之談啊！我底熱烈的吻和愛語還不足夠麼？我底愛熄滅了！……誰熄滅了的？又誰能熄滅牠的？我底心火依然燃燒着，你也是靜心，幽麗……我自自然要柔婉的對你……你所說的全是妄言！

“揩掉了淚，莎娜！莫再想這種妄念了！你應該快樂些，散露你底微笑！”

但是她依舊悲酸的哭……幽怨的哭。

若使她不再露出微笑來，我怎樣完成“月的幻

秘”呢？我惱怒你了，莎娜你，哭了便不能完成我底畫了……你流的淚是愚蠢的。看啊，我愛，月姊又出來慰你了，你却危坐着啜泣……

莎娜：月姊在等待你啊！……

霧地裏月兒隱沒了，大地泯然無光……漆黑的夜圍住了我們，我們？……我覺得，我端坐着……忽而渾身一震，滾了下來……哈，是一個夢呢！我睡過了，此刻醒來了，可是雙眼還是闔着。可惜我醒來了！我如果能繼續在夢中，也許夢會再來麼……可是我底車站，我須留神不讓他過去。我獨自一人在車房裏？我微微地睜開眼來……

我底眼光昏昏然遇見兩隻在凝視我的眼睛……很熱烈地看我的。牠們要甚麼？什麼呢？眼睛爲什麼表示這樣的情熱呢？又是怎樣的動人啊！……秀麗而感人極深的眼睛。

“哈利娜！”一個男子的聲音說，“你爲何停睛的注視他呢？他生得很秀美……哦，看上去像一個藝術家；容貌也是很智敏似的。”

“爸爸”她語調低抑的說，“不要講得那麼聲

高！也許他沒有睡着！”

那位形相年老的男子和藹的笑了。

“什麼？我講的錯了！”

烏溜溜的眼又在看我了。她要甚麼？眼睛暗示着怎樣的情急啊？……

“你已打電話去囑人雇了車子在站上等候嗎？”她轉臉向着對面的窗，問了。

“是的，我已電告過了。可是天陰暗得快下雨似的。”

我聽見他走向窗口去張望。

我從眼簾下望着她。

落日的餘輝照在她底臉上，使她底雙頰和櫻唇反映着光，愈加顯出一雙眼和兩道秀眉底烏黑。電桿底從窗外射入的影兒勻整的掠過她底臉孔。車駛得非常的快……

她危坐着不動，沉思着。

哈利娜，你想的什麼？……你不在瞭望自然和落日……這是從你目光和神情上顯然可見的，你一定沒有看見自然和落日，遠遠的在你眼前，現出

模糊的更美麗璀璨的憧憬來，就是藝術家的手腕也難能描摸的！祇有柔情的心兒和渴愛的靈魂能畫出來的！你現在畫美麗的幻景……我可能想像你心中的憧憬嗎？憧憬是怎樣的？……也許有關於我的？我？……妄想！……我不願！我……我是不能，你了解麼？你底眼怎的蒙上了模糊的晶亮色，你底雙唇怎的顫動起來……我知道，這是心底隱痛！因為你畫了決不能實現的幻想之圖，所以要幽怨隱痛！倘使你知道這是使你懷傷的，又為何要畫呢？為什麼？……

但是車站快到了。我該醒來；祇要睜開眼睛就是了。現在幾點鐘了？醒來罷！我怕睜開眼來？為何要害怕呢？可笑！不是害怕，又是什麼呢？我剛才做了夢……夢見莎娜和我理想中的畫。我立即忘却了這夢，實在是可惜的。做了甜美的夢，往往記憶不把牠保存的……真可惜！

我睜開眼來。

這位老先生此刻坐着閱報。他穿的都很華麗；我想是個大地主。她却仍舊支頤凝眸向窗外視着。

我看了看錶。車子真會耽誤到這麼遲嗎？不到半點鐘，我要走出車廂了。

“可敬的先生。”我轉身向大地主謙遜的說，“請問一聲，車子已過了客斯脫羅都沒有？”

他陪着笑靨神采飛揚的答說：

“客斯脫羅都我們早已經過了，還在半點鐘前呢，過幾分鐘後，快到我們的目的地佛洛了。”

我疑惑不解的對他看了半晌。

“是的，客斯脫羅都過了半小時多了，”他重複着說，“哈利娜，你想，對麼？”

她沉着臉不發一言。我如何辦呢？我已睡過了我的車站了。佛洛又是一個小村落。

“我本是要在客斯脫羅都下車的。請問今天還有回向客斯脫羅都去的車子麼？”

老先生又微笑着說：

“我敢斷說，最近的車子要在明晨開駛了。”

“那麼我在佛洛等到明天早晨，還是到了馬托拉寓旅館的好呢？”

“是的，在佛洛你不能宿夜的。誰也不知你是

要在客斯脫羅都下車的。我本想呼醒你，但我底女兒阻住了我；所以沒有呼醒你。這委實是哈利娜底不好，累你弄得這麼不方便了。”

我迴眸飛了她一眼。她說的時候，聲音略帶顫抖：

“我也是好意，所以教你不要撼醒他的。我真不預料，好意竟弄出這種累贅來。”

好意……什麼好意呢？你是胡說！還是說你胸中別有成竹罷。你存心要留住我……也許你爲排遣煩悶而使行程繞過一點起見，把我作了你玩賞的工具！你底眼睛說得最明澈……最真實。但我將如何呢？我到馬托拉下車麼？

老人煞是關心於我底情境。

“我們的不好，讓你睡過了車站。最好的辦法，還是請你到了我們家裏過夜罷。”

我對他那出我不意的提議，很是驚喜。

但是她叫了起來：

“爸爸，你底意思很好，也是唯一的辦法了。我們伴他到了尼維罷！”

我不好意思答應，便閃爍其詞的抗言：

“不必却辭，”老人溫和的說，“你想，住在我們這裏總比在陌生的鎮上尋旅館方便得多了！況且天又將下雨；我想找旅館去住總不有趣的。”

“但是有人在客斯脫羅郁等我，”

她嬌婉的聲音問：

“有人？……”

我知道你這問語意思是要探知什麼。哈利娜，你太情急，要求的太多了。我對你這句意欲探知我底隱秘的問語，置之不答了。你媚眼底引力的確是大，你底微笑又動人，又可愛。我不得不防止，你底微笑含有危險性啊！就是對我也……

最後我終於接受了他底厚意。我們便交識了。巴爾克先生，在尼納據有極大的土地的，是個謙恭好心的人。客斯脫羅郁，他也曾因事務而借他底女兒去過的，我不料他底妻子已逝世數載了，現在他正回家去。

我們談論愈精潤而興致也愈高烈了。

“佛洛！……”

我們到了，便走出車廂去。

在小小的車站屋前，已等着一座雙馬的車子。
車夫忽忽的跳下來，接行李包裹了。

巴爾克先生站在月台上，和站長唧唧噥噥的密談着；站長顯然是熟識他的，我却惘然看着那在蠕動的火車。

“你到了這裏，不後悔嗎？”她含媚的問我，目光追隨着火車。

我微笑的：

“我倒沒有……”

“不過？……”

你底眼睛看得怎樣的動人！太陽最後的光輝燦進她眼裏……愈顯得炫明了……我忽想盡她出來。她是個俏麗的模特兒……

挾着涼意的風猝然蕩動起來。雲堆密陣地塵集在地平線上。

“噲，走快些！不然雨便要打着我們了，”巴爾克先生呼着說。

我坐進車子裏去，站長謙和地行了個禮，馬使

使勁地奔馳了……

“再會！……”

烏雲愈加密佈了，也愈加黝黑了。風吹得更厲害了，打掃着烏雲……

風……

第三章

哈利娜 巴爾克

風逕自狂吹着；打在窗上，窗便震動起來。在園裏的樹俯伏着呻吟着。牠們因那殘酷的鞭打者而號啕痛哭，哭得使人毛骨悚然。

風儘吼着，似乎要吹熄我底情火，真可笑！

我底情火燃着依然很熾烈，火焰更加灼熱而輝煌。他挨近我身旁而漫步着，他自然不願吹熄我那炎熱的情火。

夜是黝闇而寒涼。

可是我們却很熱，是彼此互相烘熱的。

哈，風妒忌似的發怒了。我們却清閒自在的譏笑牠。

“馬德奧，牠是外強中乾的弱者！世上甚麼還比愛情都頑強呢？”

他把我摟得更緊了。

“馬德奧，要是我底臂腕不是這般柔弱的話，我使你窒息呢。”

他微笑着，用他底強力的臂把我緊密地抱住了。他底心跳得急迫而熱烈！……

我走到了橋畔。

狂風緊追着洪浪。牠憤憤的打着呼哨！牠對我們發怒了；可是我們站着嘲笑牠……譏笑這惡人和他底枉然的勞力。

但是牠倒是很狡滑的：雖則已聲嘶力竭了，牠竟不倦而把馬德奧底帽子搶去了。

帽子在陰黑的水波上蕩着。風便因勝利而呼號……

“帽子不要了，馬德奧！對於盛織着愛情的我們，帽子有甚麼價值呢？”

什麼也不能使我們惱怒的，愛情比馬德奧底帽子更重要。相愛的時候，瑣事細故是不值計較的。我們不願委瑣而使幸福的愛感降弱！……我們要飽享這短促的幸福，要忘懷一切世俗！我們要享受！……

“我們歸去罷！哈利娜。”

他站着俯視幽黑的水波，風在他髮裏轉輾着……惡意似的，凱旋似的。

“回去罷……時候不早了。”

回家！我們回去罷！他要回家去了。不，我們飽享受慾啊！時間在我們是沒有的！讓我底心享受你身體的逼近的幸福，你臂膊底壓力，你雙唇底渴慾，和肉體的烘熱……讓我享受罷！不要回去！不要去！

他微笑了，扶我起來，他灼熱的面頰接觸着我的，撫摩了一會。

可是不是他底面頰，祇是溫暖的陽光，從窗帷

鑽進房來。

我睡過了……

對床掛着的鐘報知九點鐘了。起來嗎？但是不，我還貪着在憧憬中的生活……祇要再有幾分鐘。

是的，昨天見他在車廂中假寐時，我即愛上了他，運命是多麼奇異啊！我昨天初見他時怎想到，昨夜竟睡在同一的屋頂底下呢？他也想着我，和我一樣地在床中轉輾反側嗎？我睡不着呢。我不知道，我一生中曾這樣的戀愛過否！若使愛爾納斯脫知道了！……但運命寵賜這男子給我，我有甚麼罪過呢？我底智腦委屈於情心了。這也是我底罪過？……

昨天，當我遲遲的去睡的時候，我還長久的坐在椅上，矚望沉在黑暗中的花園。雨已停滴了。

我瞧見一個火光在園路上。這是從他睡着的房裏漏出來的，他底房和我的一樣是在地層上。

我凝視了好久：又常時見他底側影憧憧的移動，忽而近了忽而隱沒了。他在房裏踱圈子，來往

不絕。他在那裏做甚麼？有甚麼思想捺在心頭呢？又爲甚麼這般地不安靜呢？我是他惶惑不安的原因嗎？哦，如果我能夠猜出這個！……如果我能夠得知他是想思着我，如果我能夠知道……

在晚餐的時候，他不時投視我。我却不知怎樣猜出他那問什麼似的奇異的目光……

我不知怎樣猜出他眼睛底說話。在我一生中遇見的男子中間，我都能從男子底眼裏明晰地看出，我這人怎樣引動他們，他們要和我……嗎……但是這個男子……我已明白地啟示我底愛了！在我生命中從沒有一次像昨晚那麼獻媚示愛過。而他呢……連一笑一閃視，一句話也不能在我心中喚起希望。莫非是我冷視了奚落了他？奚落……說也可怕！如果這是真的，我生平第一次經歷到我底力量已碎成片片了，這個力量直到現在沒有個男子能勝過的……我已失掉了自信，已無能力的了。我心所要獲得的男子，仍是淡然不動於心！

可是也有些男子，能很微妙地把自己的情或隱藏在心底深處，他們底神情，目光總是安然自如

的……但在裏面却沸騰着血液……狂跳着心……

他在房裏仍復是不安；斷不想到有在察看他。

我坐得很久。有時我見他底側影近了，佇立了許久，望着窗外。他吸着香烟。執着香煙的手動得很快，興奮似的，神經緊張似的。他在盤想甚麼，他在凝神付度那主宰了他全身的事。在他腦際顯然有思想在爭鬥。

我記不得。過了許久……不知在早晨一點鐘，還是三點鐘。

在樹梢背後蒼茫的晨光已隱約可見了。

他底燈光還是閃爍着。他底側影却不復見了……也許幾小時前已不見了，我還是坐着等候……他當然早已睡着了。他忘記熄了燈，我便徒然等着。

我底頭腦因為不絕的望着燈光，加以神經緊張的思索，便脹痛起來了。我底身軀也因為危坐過久變得僵硬了……進牀時，我已疲乏極了。

九點半鐘……

鳥兒在窗前啾啾着；我倒快樂起來了。我總得

要勝利！時間是我是愚人。他起身了嗎？他也許在園裏閒步呢……

我從牀裏溜了出來；從窗簾縫裏窺視着。

太陽暖熱的眩目的耀着。湖水綠碧平靜。祇要等一會……我們便一起在湖面小艇裏……獨逸地！別的人沒有。他或許要漫步到園底深處？哦，等一會。那里在鬱茂的濃蔭裏也有禳子……在綠叢中的每一角隅都引人去做愛的撫弄的……

有人在敲我底房門了。

是女婢馬鈴可，來問我要他做甚麼的。

“馬鈴可，聽我！你可知道，客人已經起來了麼？”

她底魯鈍的眼睛驚異的返視着我，答道：

“客人似乎清早已動身了。”

“你說甚麼？他已起身了？”我漫不經意的問。

“不，他聽說已離去了。”

“他去了？去了不來了？”我底說話帶着顫音，我并且畏意似的看她。

“是的，小姐，園丁這麼說的。”

我忽而笑了，我不相信，要把這些思想撇去……這些不可能的思想。

“馬鈴可，你真是愚妄的女孩！你相信這個麼？才問得滾滾一點來。你說的真無意思。”

她站着凝視我。我忍不住去看她那愚蠢的目光，片刻開始理會一點的。牠要知道……在尋找！我惱怒了，叫道：

“去，跑去！你爲甚麼像愚鵝一般站着呢？！”

她去了。

門砰的關上了。我盯着牠：思想紊亂地在腦中錯綜着……在我心眼前跳舞……在我耳鼓裏嗡嗡作響。一時我幾乎暈了過去……失掉了知覺……什麼也不想。但我已遺開了一切……一切！這些無意義話，幾乎使我暈去的，我已擺脫了……這是很簡單的：馬鈴可這個愚笨的村女誤會了……錯聽了話，便原原本本的講給我聽。這是明顯無疑的！

我理裝了一番；便對鏡自盼。今天我是多麼蒼白啊！這是馬鈴可底不好，用這種妄語來恐嚇我，啊，我真狂癲了，……爲了他竟臉色慘白。我何必

這樣呢？

馬鈴可那兒去了？她早該回來報告了。但她竟不來，真使我焦心啊。她許是遇見了圓了底兒子在和他攀談了。她忘了我在焦灼地等她嗎？是的，愛情使人忘却一切，那麼她爲甚麼不愛誰呢？人是常要仰求於愛的；不但要自己底愛還要別人底愛呢。如果人們可以把愛苗連根拔起……忘却……

馬鈴可在叩門了。她敲得多麼畏怯……這是甚麼意思呢？

“哦，那麼？……”

她把一封信遞給我，又說：

“客人早已動身了。他有信留在這裏給小姐的。”

我遲緩地接了那小而白的信封。

“小姐要在房裏飲咖啡麼？”

咖啡？……房裏？……

“走開！”我叫說，“快去！……不要嘈囉了……惹我惱怒……我沒有功夫……咖啡我聽都不願聽！……走開！……”

我那嚴肅的呼喝使她畏懼，而我暴戾的態度又使她驚疑；終於她離開了房間。

我把信殼撕開來了：

敬愛的小姐！

懇求你底寬恕，我今晨已很早的離去了你們殷勤的家。深望你好好的記着我。替我向你和愛的父親道謝，至盼！

馬德奧阿爾特。

幾行字……幾行淡而無情的字！他已過去，不復返來了。他爲甚麼這樣急急的要到客斯脫羅都呢？在他心中我并未留下印象……我！……

鳥兒在窗前噪着……宛如在譏刺我，取笑我底懦弱！我被牠們激怒了。

陽光在我注視着的白紙上移動。

“深望你好好的記着我。”

陽光儘跳動着……鳥兒儘囁啾着，譏笑着！……

我興奮起來了……陽光和鳥兒使我羞怒得按捺不住了。我要哭……呼號；我不能……因爲太懦弱了。怒氣使我窒了息……

忘懷，是的，我要忘懷他；他遁走了，對我一無想望……我因此恨他，把他從心中抓出去。我對他再不想甚麼了……也不要聽他底一切了。啊，我本沒有愛過他！我祇帶恨他！……滾！滾開！……

我很快的理了裝，走到下面房裏去。

父親從田間回來，正在拆看郵件。

“哦，你睡的足夠了，哈利娜？”

他微笑着，吻了我。

“昨天的客人已去了，”他繼續說，“你底愛婿也留他不住，但是，我底孩子，不要惋惜，他會再來的。也許有人在等他，所以忽忽到客斯脫羅郁去了，但他真是個瀟灑的少年。”

當他說最後的一句話時，聲調帶着譏諷；我也覺得自己漲紅了臉……因為惱羞而臉紅了。但他却沒有注意到我，已在凝神地閱讀日報了。

我坐下來飲咖啡。

“聽我講，哈利娜！這里有段有趣的新聞呢……”

他讀出來的，我全然沒有聽，這時那些農業的，經濟的，政治的消息還能引起我底注意嗎？……

……我此刻甚麼都不要想！……

“哈和娜，怎樣了？你不飲咖啡嗎？”

父親坐在我對面在看我。他早已看完了報，而我却沒有見到。他底目光，正像舉不起的重物壓在我身上。

“你睡得不舒適麼？你面色很蒼白呢。莫非是病了麼？”

病了！……是的，我患了病了。我底病却是愛底狂癡，把我弄得昏暈神迷……痛苦萬分。但我將排遣這病，把自己暫放出來！

在客斯脫羅郁也許有人在等他……有人？我想到這里，不由得一陣寒戰。但我是太天真……太愚笨了；比馬鈴可還愚笨。我自己造出種種奇想幻念來。我可能阻止他，不准他有人在客斯脫羅郁等他嗎？誰能給我這個權力呢？人不是各有自由意志嗎？我自己也有……還是已在昨天喪失了？……我覺得從昨天起我底意志已粉碎了。已做了我自己思想和感情底奴隸了。已喪失了自白了。這種種直到現在都是我底奴隸呢。可是從昨天後……

當真有人在客斯脫羅郁等他……因為這人所
以他這樣急走了麼？也許是他底再妻 所以他這樣
的匆忙？……

原书空白页

第四章

馬德奧 阿爾特

啊，莎娜，我底愛人！你已焦灼的等我來了。安心罷，你底馬德奧已在路上了……

昨天我清早起來。我走進院子裏去時，遇見巴爾克先生，他剛要和他底管理人到田間去的。

“噲，”巴爾克先生見了我便驚訝的問，“你已要動身去了？沒有這回事！”

“請求原諒，我清早便要告辭了，”我說，“但我

己寫信到密斯脫羅郁去了，說我昨天就來的，並且有人在候我。我實在很抱歉，不能多住，要拂你底非常的厚意了。我深深地感謝你，讓我在你和你可敬愛的女兒的中間享受這般的樂趣。”

他做一做手勢，意思不必道謝：

“不要客氣，先生！但是告我，你可否再來一次？你可以在這裏畫許多尼維地方的畫呢。我可以向你預定幾張。”

巴爾克先生誠意的招待很感動我。我想了一會。的確，住在這裏倒很有意思……在尼納倒可以住幾星期。

“好的，我承受了你底美意。過了十天我或許再來，準確的日期，我可以函告你。”

年老的巴爾克先生顯然很快樂，因為我答應了他；便親暱的握我底手。

“那麼，在尼維再會罷！祝你好！”

我走進屋時，車夫已駕好了馬，因為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巴爾克先生，我便寫了封謝信，遞交給一個侍婢，囑她轉送小姐，再去收回牠麼？但這是不

打緊的瑣事。信遞送了去，也不成問題……

我在這裏走了幾時。

昨天雨濛濛的瞧不見園底全景。現在瞭望着平靜如鏡的湖，和水面反映着的樹影，我真醉心於這圖景底幽美了！我真惋惜自己出了尼維底境界了。

哈利娜聽得我已去，又怎樣呢？這樣想着，我不由己的微笑了。她自然要惱怒了。哈，她睡在那邊，正在這窗後面，窗上懸着密幕的。如果我此刻在她窗底玻璃上擊了一下而說：‘聽啊，我底哈利娜，我現在要去了；但還要到尼維來住一個星期呢。’但和她接近不是危險嗎？因為莎娜……這個思想又使我無意識地笑了。……

這瞬間車子已停在屋前了。

尼維！再見！……尼維！……再見！……

我獨自坐在車中，看着如飛而過的自然。

記憶底圖畫在心眼前浮現了。時間過得多麼快啊！牠比我坐着的車子跑得更快……可是記憶却在心中依然明白而準確：和尼維底湖水一般清

澈；牠像一面小一點的鏡子，反映出鮮明而各色的圖畫……

天上煙霧氤氳 傾蓋大地……

世界廣大無涯的在我面前展開了。大地茫茫一片，沒有一株樹隆起來，截斷了平原，這個便在目極處沉沒於晨霧中。

我底眼睛張皇四望，要找個棲留安息的地方……可是看見的祇有空虛……

……哦，同一的眼睛不知幾次已看見過這個杳無邊際的大地了！

冬天底晚間到了；孩童放棄書包，坐在窗口，瞻望天空，那裏灰色的雲霧絡繹不絕地游行着……

這時輕步走來一個身高莊嚴的婦人。她是孩童底母親；當她俯身吻他的時候，因隱痛而悲抑的神情頓時轉為恬淡的微笑。

“媽媽，”孩童哀憐似的說，“你答應我講父親底故事，但你到今沒有講。”

“馬德奧，”她回答說，聲音低弱而顫動，“你知道父親早當你還在搖籃的時候已死了。”

“爸爸現在怎樣？”孩童好奇的問。

“他死了，可是靈魂尚在上帝榜邊，在天上。”

“在天上，”他低聲重說。

孩提底心靈尙不能了解死底神秘，更不能想到死後的生活。

“在天上，”他沉思的重說，同時向着忽然飛起雪片來的天空凝視……

母親開始講童話了……

夜色蒼茫，把兩個人都用黑幕包住了……

……夏季來臨，蒼鬱濃綠的自然，引人往遊於日光和煦的空氣中；他底同伴們踢球競走，遊戲自怡。

但他不和他們共玩。在生命寂寞的途上，他獨自蹣跚着……對他太陽並不照耀。心中祇有暮色的寒灰……

所以他老是被同學所冷視的，稱他“畸零人”和“家居者”。

祇有教師都嘖嘖稱善，很推重他底勤力和天才。畫圖底教師最歡喜他，竟爲他特地費了每星期

兩句鐘的功夫去教他。那時他底藝術的天才已嶄然露頭角了。

後來，教師自量才力不足，不能教這年幼的藝術家了……

孩提底靈魂中依然暮色晦暗；後來却轉爲一種，其中混着悲哀的寂寞和熱熱的期望。

但他仍舊在陰沉的街衢上和山谷中彷徨着……走向茫茫的前途！……驀然間霧氣裂碎了。鮮綠的自然，樹木田塍，滿目皆是……

在小山背後太陽昇起了……

太陽升起，金光萬道……燦在我底心中，使之暖熱非常……

暮色已隱踪匿跡了。孩童生活中，陽光突然煥發，有個星期日他底母親說：

“馬德奧，拿了你底帽子！到比利哥夫人那裏去，她是最親愛的朋友，前天在我們這裏，我答應去訪她的。她在我們底城內買了所優美的屋，兩星期前和她底女兒搬了過來。”

他們便在星期日下午漫步的走着，心中充滿

了喜悅的期望，他滔滔不休地在路上談話，母親側耳細聽着他底孩童心靈底幻想；時時露出微笑來，她很了解他靈魂底呼聲，也很深切地共感着她孩子底焦思熟慮和種種努力——她是真正的母親！

他們走到了一所幽美的牆白的小屋；在這兒童看來，是像童話中的城堡。周圍是個小而極美的花園。老大的菩提樹站在旁邊，給了個幽閒的濃蔭。鳥兒在菩提樹枝上唱歌……他們似乎進了樂園……

兩個老的女朋友相會時，都不勝喜悅。彼此講了許多過去幾年來的往事，快樂和悲哀的日子，比利哥夫人也在幾年前失掉了丈夫了。她底悲哀的寡孀生活最後的餘光却是小莎娜·她底女兒。

啊，她從花園裏跑來了！她在陽光中玩得不勝其雀躍而欣喜——她自己宛如陽光底皇后——穿着縞白的衣，和金髮相映着！陽光輕佻地追着她，和她玩，直追到老菩提樹底濃蔭中……他們是她唯一的伴侶，啊，……他們知道快添一個新伴侶來了！……

不久在這個小小的樂園裏，兩個玩着的孩
底歡呼聲和鳥兒底歌聲混雜在一起；他們便成了
親密的朋友……

兩個老婦，坐在菩提樹底濃蔭中，縷述細講
着自己底往事；每當她們底目光注射着那兩個玩
着的孩子的時候，恬靜的微笑掠過她們嚴正的神
色……

在陽光燦爛的花園裏玩着的，是她們底幸
福！……

……幾星期過去了，每星期日重現着這詩景
的圖畫，裏面孩兒底天真的幸福畫的色彩奇麗……
……漸漸變得更璀璨了……

這年幼的兒童時常想着新的伴侶；而這個他
在莎娜裏面找到了。他戀戀地等着星期日，那時他
又可以去看她了……

一次他底渴念忍不住了，便偷偷地潛走出去，
到了那白牆的小屋……

他在那裏佇立了好久，從柵欄外窺視着，莎娜
在不在花園裏……他祇要見她，瞥視一眼……

她和母親坐在濃蔭中，寫得很勤勞，在做複中的功課。她那粲粲的衣服在綠叢中閃耀着……

他便走回家去……

我們成人能了解孩子心靈底神秘麼？他們講的言語我們懂得麼？他們種種的幻想和秘密，孩子底心靈所交換的，我們能了解麼？哦，我們自己也曾是孩子，也曾講過那如今不能了解的言語……

在這兩孩子底心房內愛情住着，他們不覺得牠底存在，可是在靈魂深處是多少感到牠的……

孩子底愛情在我們是種神秘。牠是和成人所實施的愛完全不同的，牠像明澈的金剛石，又純潔又誠真……

……幾年過去了。這少年快從高等學校畢業了。他依舊被同學們稱為“畸零人”和“家居者”，而是教師心腹中的寵愛者。他底天才繼續發展着。他底手腕已能創造出作品來，連那最完善的畫家也為之驚佩不置的。

現在他也去看莎娜，她已是絕艷而潔白的玫瑰花，含着苞而未放的。每當她放學歸家的時候，

這少年已站在街道底轉角守候她，要和她囁囁的私語，一同走回家去，兩人都覺得愛已走近了，雖則從來不敢講到這個在他們看來是神聖而違禁的東西上去……他們很拘謹的避却這個問題。

他們覺得自己是兄妹……

太陽閃耀着，光芒使我暖熱起來。

我起來開了窗，吸着滿肺的清鮮的空氣，從綠色的田間，樹林和流水琤琮的溪河那裏吹來的……

我要舒適地愉快地呼吸……因為太陽在微笑……

但是什麼？眼前忽然白茫茫的雲氣集了攔來……太陽慌張失色，躲避得毫無蹤跡；黑暗突然下臨……

我底車子駛進了一個隧道。……太陽斂了光線……黑闇的悲愁替代了牠！悲愁從那少年底眼裏迸出兩道淚來……酸苦的淚珠……

啊！他底母親死了……

一天他站在墓前，牧師沉痛的禱告，他祇了解一半。痛苦使他耳也聾了，棺材慢慢地推進墓去；

她將永眠於他父輩底傍邊，她一生所哭悼的丈夫底傍邊……現在他是孤兒了，牧師說的不錯，他是無家的孤兒了……

可是不，他有了個新的家，慈祥的母親，也有親愛的妹妹呢……

這個思想是個閃光，他心底創傷上的藥膏，痛苦底安慰；也是攻破悲哀的陰霾的光箭。

太陽仍復出現了……

車子出了隧道，駛得更快了，我如飛而前了，時間也隨着駛行……

……幾年又過去了。這個生有異稟的少年在外國一個“藝術學院”修學，祇在長期的暑假中，他可以回家來，在客斯脫羅郁的那所優美的小屋裏和比利哥夫人和她底女兒過那甜蜜的時光……

重會底歡樂真是言語難盡的；在忘靜的屋裏和百花競放的園裏，愛悅的戲語飛到鄰人底耳畔，報知“兒子歸矣”的消息。

這幾天的共同生活底幸福，真是恬靜幽美；也是心相戀念底償還，兩顆心等了一年後的豐裕的

償還……

但時間真無情，真迅速；兒子又要離去這所客斯脫羅郁底白屋……

……兩年逝過了。兒子不見返來。急信來往的飛着。“你幾時來？”“我們幾時又可以慶祝相見之日呢？”大家都惦念着……

好久長的兩年呀！對於相依戀的心是多麼漫長啊……又是多麼殘酷的期待啊！……

但是他不能返來。他和同伴遠行到風景秀美的地方，去練習美術，以求技術底進步……

他時常還想着自己底家，那白牆的小屋；又想怎樣他坐在那裏，覺得幸福，無限的幸福。

他常自慰的想，這兩年也會去的，雖是很慢很長……

兩年畢竟過去了。

現在我坐在火車裏。二十分鐘後，我將在客斯脫羅郁，我底家鄉了。他們一定等我得心焦了。我本想昨天到客斯脫羅郁的……他們也知道的，也許在車站上等候呢。但我却睡過了客斯脫羅郁。昨

天不知怎樣了。但我疲乏得過度，因為整夜車行着……

火車帶我到了客斯脫羅郁。思想已先到了家鄉，停在小屋前面……兩年有甚麼變遷麼？……

客斯脫羅郁底禮拜堂底鐘樓，在晨光明麗之中歡迎我……

家鄉！……家鄉！……

兩年已過了！……



第五章

莎娜 比利哥

你可知道，兩年是甚麼？兩年祇是微弱的呵在鏡面上的氣霧，不久便稀淡而消失的，兩年好似煙霞般的夢，模糊的憶憶……對你，確然是的，你生活過得安靜無慮，毫無震撼……啊，為甚麼我要嘮叨地對你解說呢，你總難於了解的。是的，兩年在於你果然很短，可是在我却是長期的苦痛，牠似乎不願停息，要永遠繼續了……

啊，我覺得我永不能把心思底悲痛，毛舉細故地講給你聽，不，不，你們誰也沒有經營過這樣的懷念，就是一生也不會有這樣的渴念的。如果你能了解我狂呼着的心底跳動，你再也不搖首暗笑的諷刺我底說話了，你看來是離奇而不可解的……

我底心沒有停止狂呼，牠已呼了一整天了。但牠底聲音已低弱，淡漠，嘶嘎而無力了……

這是在冬季已到的時候，日子灰暗，太陽本是產生和溫馨希望的，這時也消沉的躲避了……

一切都是灰暗悲愁的樣子。菩提樹和別的樹，在那個小花園裏的，都伸展着袒露乾枯的枝兒，向着昏沉的天空，默靜地失望似的。鳥兒也不唱了，沒有塊地方再見綠色，而陽光也不出現了……到處儘是寂靜悲哀的灰色的景象，蕭條冷落……

而我呢？……

我這時悒悒寡歡：常時走到房裏去，把房門關緊了，坐着痛哭……

唯一的希望是郵差的到來。我很知道，馬德奧一星期寫一次信來。可是我不時去問那年老的郵

差，有沒有我底信，他老是蕩然一笑。他很體得我底煩躁，所以用微笑來慰我，和我一樣地詢問他的人一天又不知多少呢！……

信來了，我便心喜得不可言喻了。

他寫的信我都保存在寫字檯裏的。牠們是我最寶貴的東西，是幸福之泉，我便從這裏汲取慰藉和快樂的……也是我像疲倦而口渴的旅行者一樣地要奔向牠去的……

兩年終於過了！夢已告終，在這噩夢中我已有兩年了的受苦，晝夜不息地受苦了……今天他要來了，爲了他我已飽嘗了一切的痛苦，我底馬德奧！……

一點鐘又一點鐘；四點鐘近了，這個期待着的時頃，使我底心怦然了……

我走到飯堂裏去，桌子站着，過了一分鐘我要便在這個傍邊飲咖啡。陽光在白白的杯子上，白白的玫瑰花上，玫瑰花是我放在桌上的，在銀壺銀匙上，在白白的枱布上儘跳動着……過了一點鐘！

“莎娜，你好了麼？”母親在叫我了。

啊，是的，應該到車站去了……

在車站底大屋裏擁擠着許多的人。我底眼睛不絕的游動着，要找到他，我不耐煩極了。但是還有些時光呢……他還不會來的呢……還有十分鐘火車方纔可到站來……別的人站在我底周圍，也在等候，他們底心自然不像我的跳得那麼急迫那麼煩躁。他們並沒有等了兩年的時光呢……

“我不知道，他今天會來嗎？”媽媽說，看看車站屋上的大鐘。

這是不容疑慮的！我斷言他今天要來的。他在最近的信中明白地寫着的；馬德奧又是守時刻的人。

可是現在，現在……

火車鞭轆的駛進車站來了。這一定是他底一班車了！

我全神貫注的留心看着，眼睛睜睜的在找他。一羣旅客從隧道裏走了出來，他們是同車來的……他定在這人羣中了……可是我不見他……

人羣在查票員前湧了起來。

“莎娜問一聲，這是不是從泰姆萊來的車子，”
一個走過的老婦報告我們了；我立即知道這
是他底車子。我於是再找尋他。

他仍是不來，人都走完了，祇有落後的旅客不
時的走來……

“他不來了，”母親說，“他或許乘下一班晚上
十點鐘的火車來了。”

我們便廢然而返。

我頹然地坐在桌傍，飲着咖啡……沒有他在
一起！他為什麼不來呢？我黯然失神似的不安了……

陽光跳在他底銀杯和銀碟上，他底銀匙上了。
如果他來了，坐在對面，閒談着，講着兩年來的所
作，他在這長時期內生活怎樣，啊，我們大家歡樂，
戲謔着……

媽媽因為走得乏力沉默無言。今天天氣又這
樣悶人……

飲了咖啡她慢吞吞地說：

“我要去睡一睡，因為疲倦了。我想他要在晚
上來了，也許因為誤了時，或有別的緣故，使他不

能到來。”

她去了，我獨自坐着，還望着他底杯子出神，杯上有個蒼蠅顛巍巍的撲着網翅……

怎樣好呢？怎樣消磨這個今天懶懶地走着的时间呢？……如果人能隨意更改時間，轉動鐘針，放緩或放快鐘底行動……那又是怎樣的有趣！……

蒼蠅愉快地發着營營響，喜得跳起來，嘗了糖舐着餅，翼翅浴在暖和的陽光裏；又回到他底杯子上去，坐在他底匙上……

這個小動物全不覺得我兩年中所經營的憂愁和痛苦，牠總是在生命底歡樂中飛跳着……決沒有我底煩惱，更沒有痛苦……牠底很短促的生命却是恬靜的……我對這個小動物倒懷起羨慕之心來……

怎樣好呢？我站起身來，走向花園裏去。

但這裡也是悶氣得很！空氣凝住不動，風息全無。太陽薰薰的多麼炎熱！一切都懶洋洋地在睡意中軟癱了……花兒微垂着頭，乾渴而疲倦似的……鳥兒喘着息明得朦朧欲睡似的……蝴蝶遊蕩

着，也振動得倦怠似的……蜜蜂却單調地哼着催眠曲……

我在菩提樹底下坐了下來。

我這樣很久的坐着，什麼也不做……如果晚間已到！他仍忠愛我麼？甚麼念頭！……馬德奧永遠忠信於我的！永遠？……年歲棉棉的很長，當時許多可以更變的。世上比我更美更好的姑娘還多哩！馬德奧又是瀟灑的少年……有次我同他到戲館裏去，我看見別的少女嫉妒似的注視他。我眼見並覺得她們怎樣地艷羨我底幸福啊！……可是若使他生得沒有這樣的秀美，我也是愛他的。我愛他底高尚的天真的心呢……

但是倘使他不忠愛我了，找到了別個比我更嬌美悅愛的姑娘，又怎樣呢？……我自己知道，我並不是男子習常所愛好的女子……

可是我底思想都是無意義的……

菩提樹枝間的霍然呼呼響着的風，是從那裏來的？這猝然的黑暗那裏來的？我向空仰望；烏雲傾蓋着太陽，預告將有傾盆大雨了……花兒這

時又怎樣地生動起來，花萼隨風嫵娜……風愈吹愈烈……把園路上的殘花和烤乾的落葉趕向前去……把街上的塵埃打掃起來，捲成灰黃色的雲朵……把紙屑和草根抬到空中打旋着……從玫瑰樹上裂下花瓣……在樹間和矮木中間絕呼着……

突然雷聲隆隆滾來，已帶滯澀的了……

我走進屋去了。

“去看看，樓上的窗都關上了不，”母親說了。

“媽媽，你睡了一忽嗎？你覺得氣爽了些嗎？”

“是空氣悶熱的不好，”她微笑着答說，“但下了雨空氣便新鮮了。我們不能到車站去了。不要覺着眉不快活，莎娜，我們在家裏候他罷，祇有上帝知道。他今天還要來不……”

“但他到底怎樣了？我想不出，甚麼足以妨礙他準時到來的。”

“放心，我底女兒，今天許是有事礙了他，不可以就此妄言不幸的。快去看看，窗都關上沒有。”

我走上樓去，這裏便是他將住的房：牆上將掛起他繪的畫來，桌上有個花瓶，裏面便是我在園中

蕙集的一大球的花。

我把窗關好了。如注的大雨，已滴滴的擊在玻璃上了。

時間過得煞是慢……我們在吃晚飯了……夜色已蒼茫……他應該來了……我們坐在暮色中儘等着……路過的車輪聲轆轤而來……這是他了……

“這是他了！”我叫着驚跳起來，便奔向窗去。可是車子兀自前去了。

雨打得愈緊密了……

“他今天不來了，”媽媽說 隨即站起身來，“時候不早了，無須再等。我們去睡罷，他總不來了。”

“但是他要來的，”我說，“也許火車遲到，或是他找不着馬車。”

“不要發愁 莎娜，”我底母親慰藉我說，“他明天早上來了，現在去睡吧。”她又吻了我。

我悄悄地走進了房，坐在窗口，呆望兩天。

他為什麼不來？他許是病了？發生了不幸事？我底心不安的跳動……他怎樣了？他此刻在那裏？

他不在危險中嗎？在危險中……又是那種的危險呢？他這時在那裏……已在旅程上，還在校中，或在旅館裏過夜？……他臨了甚麼危險麼？……

雨漸漸小了……忽而沉靜而黑暗了。一滴水墮在洋鐵做的窗檐上，發出一種特別的單調的音樂聲來。街道對面有一盞燈，紅光穿過雨陣，迅進房來。我呆視着這燈光……牠閃得悲鬱似的……

兵……兵……兵……

雨水積在檐上時常滴下來……奏着音樂……一種悲抑的調子……憂鬱的歌聲……

我把頭支在肘上……我納悶着……

聽啊；……從遠處飄來的，不是車輪聲麼？……

我喜躍起來……開了窗……俯出半身去……向右邊看去……傾聽着……不消說是他來了！……車子疾馳過來……我用雙手按住了胸膛……在那街燈底依稀的紅光裏車子顯現出來了……啊，祇是歸家去的農夫底車子……我站着不動，目送牠去……聽牠底聲音……我頹然地慢慢地關好了窗……又坐了下來……他仍沒有來！……

又統治着沉靜了……一種壓迫的致失望的沉靜。

兵……兵……兵……

雨漸漸瀝瀝的在哭了……把眼淚灑在椅底玻璃上……唱着哀痛的歌……紅光的燈閃得很淒苦的樣子……把淚珠映得微紅了，淚珠依着玻璃淌下來了……

我是多麼淒涼悲哀啊……慢慢地，按不住地，淚汨滾滾而下……我哭了……

我是多麼寂寞孤苦……沒有人慰我……他明天也許要來了……

在你看來，我因了瑣事而哭，正像孩子失掉了玩具一樣……你又要笑我了……你實在不了解我和我底隱痛……你委實不能了解，你們都是粗心的人……可是我却不同……我底感覺更細膩而敏捷……啊，你們不和我一樣地愛着戀着……你們當然不能共感我愛着的心所感的一切了……

我進了牀去，

我漸漸安靜起來。

夜間是漆黑，沉靜。

兵……兵……兵……

水滴打擊得聲音較低了，催人入睡似的……

紅光跳進房來……在壁上滑動……停在像片上……

他很嚴肅的看我……不可直見的微笑輕溢在唇邊……他又微微地低首……

“馬德奧，告我，你今天爲什麼不來？我等了 you 長久，長久了，而你却仍舊不來！爲什麼？你此刻在那裏。馬德奧？你不碰到危險嗎？你明天一定來了，馬德奧？……”

他又微微地低了低頭……

第六章

馬德奧 阿爾特

在陽光明媚的早晨，我手攜孤笈在街上走着。我走得很慢……沉思着……兩年已過了，自從我走過這同一的路之後，一切都照舊，並沒有什麼變換。祇有人顯得異樣了……我高等學校裏的同伴，和許多的熟人不見了……兩年過後，人自然也生疏了……

太陽照得喜意滿地，雨後的自然，灑得新黃嫩

綠的，非常鮮麗；又像生氣蓬蓬的了。我底心感得太陽和欣慰的早晨哀鼓舞；因為幸福底期待而在顫動了……

此刻還是很早哩，他們還要睡覺嗎？或則他們已要等我了？……

我漸漸走近家了，而我底心却怦怦地跳動着。

那裏！那裏！在綠叢中閃着白光的小屋，我底家！牠也在歡迎歸兒了。那裏又是靠街的欄柵……玫瑰旺開的花園……和老菩提樹，牠低首致禮……在牠底濃蔭裏桌子和小櫃……什麼都照舊……一切，什麼也沒有變動！……

我在柵門前停了步，偷視着。在我心眼前現出我幼年生活底斷片。有次，有次我還是童子的時候，也站在同一的欄柵前，窺視園內……那邊在同樣的菩提樹底下，坐着一個白衣女郎，她傍邊有個婦人，是她底母親，她正在做學校裏的功課……這已是長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又站在這柵門前了，我底心却跳得和我還是幼童那時一樣利害……

我把目光轉向樓上的窗去……她住在那裏

的！她一定還在酣睡呢，在做甜蜜的夢，喘着香息安靜地睡着。如果我呼哨一聲驚醒了她，像我住時喚醒她一樣？……

我把笈子放在地上，撮着嘴呼哨一聲。先時很幽，後來我使勁地吹了。

在樓上一扇窗背後帷幃動了動，拉到了一邊去，窗便開直了；在窗口現出一個女郎底螓首。我真迷醉於這幅圖畫底美麗了；在晨光中閃着她那長而黃金色的鬚髮，還沒有梳整過蓬鬆地罩住了美顏，披在玉肩上，飄下她半截白色的多縐紋的睡衣來。這幅圖畫使我沉醉於美感中，鼓起了藝術家底心靈……

“啊，莎娜，你真貪睡啊！”我情不自禁的叫說，一邊搖着我底帽兒。

“馬德奧，你……”她嬌聲的答應，“我怎樣欣喜啊！我快梳妝好了，你先到你自己房裏去照。你為什麼站着不按電鈴呢？啊，你想不到，我昨天等得多麼心焦……但我快好了……馬德奧，馬德奧，我是多麼快活啊！”

她底頭縮進窗去了，但我仍舊仰望着窗迷神似的……在我看來，什麼也恍如夢景……我當真到家了？在媽媽和莎娜底家庭中，她們是愛我如子如兄的……我已在家，在熟識的共快樂的人間；在她們底傍近我覺得幸福和溫暖的……我已兩年鋼禁在陌生人底中間，他們對我雖是和藹可親，可是萬難用以替代我底家的，家是誰都遲早要返來的，要在溫暖如意和真心的照顧中來安息的……

我按捺電鈴。

屋裏走出一個老媽媽來，胸前有塊圍布繫着的。她慢步的出來，詫異的一看，誰這樣早來訪客呢，但她猛然叫道：

“你，馬德奧先生！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哦，馬爾托，”我微笑地說，“我不是‘馬德奧先生’依舊是你底老友馬德奧。”

在老婦多皺紋的臉上，倏然掠過欣喜的微笑；她那因勞工而粗硬的右手用力地握住我藝術家底手。

“哦，那麼歡迎！馬德奧！”

她把箱子搶着接了過去，雖則我阻住她。

“但是，放了，放了，馬德奧，”她攪着說，“這個是不重的。你祇有這箱子麼？”

“還有件行李在車站上呢，等一會再着人去領。告訴我，馬爾托，媽媽身體好麼？”

“很好，馬德奧，”老婦粲然微笑，“她剛才起身呢，你來了，她們多麼快樂呢。昨天已等你得焦心了。後來雷響了，雨也倒下來了。我想：我們底馬德奧不知在那裏。現在時世又不好，暗殺盜劫的危險真多啦。是的，現在時世真不好；出門尤其危險。就是幾經滄海的你，也難免危險的……”

“哦，哦，”我淺趣的想告她，“鱈魚不會吞吃我的。我已是男子了呢。”

她上下的打量我。

“是的，你現在是個男子，”她說，“無須害怕什麼了。但是你的面龐薰得黎黑了！面容却顯得很康健。遠道旅行後，你不疲乏麼？”

“不，不，”我急急的回答，“我一點也不疲乏。你也顯得很康健，不過頭髮已稍稍蒼白了。”

“是的，是的。人總有老的，”她思索似的說，“要是不見少年人這麼長成起來，人也不大覺得自己衰老的。我還清楚地記得，你在孩子時候怎樣地和莎娜在花園玩呢。而現在你已是這般高大的成人，我委實不由得敬恭你起來了。是的，少年時時長大，而上了年紀的人愈覺得衰老了，還要不知覺地想到生命最後的時刻，日日在接近了，也不由己的忖度死後怎樣，靈魂往何處去，在別一世上生存是怎樣的。人便愈覺得死處可怕，是的，像你樣年輕的人，前途祇有生命，自然不會有這種的思想。而且也是不錯的：爲什麼用這種索命的思想來晦暗了生命呢？”

老婦嗷嗷不休的說着，一邊導我到了我底房裏，她把箱子放在地板上說道：

“你又在家裏了！馬德奧！”

她走向桌邊去，掀起了玫瑰花。

“這些花是莎娜昨天爲你摘來的，”她說，“但過了一夜已萎謝了。哦，她將要採些更新鮮的給你。你是愛花的，是不？”

‘我愛一切自然所產生的，’我說。

“男人難得幾個愛花的，”她重新把花瓶連玫瑰一起放在桌上，“我倒忘記了，你是藝術家呢。讓我夫把窗開了，放些新鮮空氣和光明進來。”

她開了窗，向園裏一看，又轉過臉來。

“我要去煮咖啡了，”她又說，“你一定已很餓了。”

“哦，這倒是真的，”我輕輕地陪着笑臉，“與其說餓了，毋寧說胃口好呢。”

“我已走了！要我去喚醒莎娜麼？”她在門口停了停步。

“不”，我笑說，“這倒不必。她已起來了，在窗口招呼過我了。”

“那麼我不是第一個接見你呢。”她疑惑的說，“我以爲是第一個接見我們底馬德奧呢。”

“你沒有這種榮光呢，”我玩笑地說，“但是我已想吃些什麼了……”

“啊，”她突然叫說，‘我站着閒談，而我們底馬德奧正餓着呢……’”

她蹣跚地離開了房。

我目送着她出去，思想繞住了她：這個老婦多麼欣喜，因為我來了；又怎樣地照顧我得無微不至！我真覺得家情綿綿，在愛我如子的人中間又覺得溫暖之感……我不是這屋底真兒子嗎？母親死後，這屋已是我底家了……

我底目光不期然而射到了桌上的玫瑰花……一切都引致愛感，到處是愛的和諧……

我從窗口望出去……那裏，在花園裏，我曾過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不，我還將過這樣的時光呢……

後來我們圍坐在桌傍，和往前一樣……

我們覺得無限的幸福。

我要縷縷地和講，回答莎娜底不絕的問語，把兩年來所經過的一切描寫出來……

我覺得兩年的時光沒有更變她倆底愛，而我依然是兒子，沒有他屋子裏便有慘霧愁雲要下臨的。

永不，我永不能辜負這家庭的！……

永不。我永不能離棄莎娜……因為有別個女子！……

可是哈利娜？……

一想起她，心不禁爲之悸動了……

原书空白页

第七章

哈利娜 巴爾克

我不再希望他曾返來了。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仍復要想念他的，我悔恨自己是個女子。女子爲什麼要等候男子，要倚賴他底好心，爲什麼她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樣地求尋愛呢？……因爲這是禮節上所不許的，女子祇得靜待一個願娶她的男子到來。爲什麼運命註定我爲女子呢？我真不幸！男子可以自由地生活，可以滿足愛慾，可以任其所好地選

擇，隨意地生活……他可以生活！如果我也可以這樣地生活，多麼快樂！我欽羨那些什麼都可做的男子！我要任情地愛，狂愛，用我所有的感覺來愛……我底嘴唇渴望接吻……我渴望着愛底撫摩，愛底鼓譟……我要把不幸浸沉在愛的陶醉裏……什麼都要忘懷。在烈火似的愛底溫泉裏渾身浴着……寧願享受短時間的生活，像男子一樣！

我是年輕的多情的少女。也是個美麗的姑娘，可是運命真殘酷！我底生活好比路旁的野花，寂寞幽閒。我生在別的花傍邊，牠們都共樂着，在生活之園中享着福，牠們都由園丁看護着，由他灌溉，受他底沾濡……而我却因過度的渴望而萎謝了……沒有人照顧我……寂寞悽苦……

但是……我在讀書，我底眼睛在看黑的字；可是終於不進腦裏去的。因為黑字已被我底思潮激盪開去了，我底思想比作者所表現的更加強烈頑固……我要這麼遐想，也不是我底過失。人在獨自無聊的當兒，總得設法用幻想和燦爛的想，來使生活美滿一點的……‘浪漫’在我是甚麼意義呢？牠

祇微憐地模糊地使我感到愛之幸福，他祇能使人感到愛之憧憬，可是他加深了愛的渴望，增多了情慾……

五點鐘了……我要去飲咖啡，爸爸因為我不準時到來要發怒的，但這裏在濃蔭庇護着的亭中，真是有趣。倘使我能夠儘意地幻想着甜蜜的事……倘使馬德奧也在這裏……哦！想起我便慄慄起來……一想起他，我底心便忐忑地狂跳了……

狗兒加洛跳進亭子來，把前足按在我底襪上，我撫摸着牠底頭。

“是的，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忠實的伴侶。人都奚落我，而你却湊足緊步地跟着我，像個謙恭的僕人。”

馬鈴可來了。她要做甚麼呢？

“墨喜哥先生到了。兩位先生都在等你小姐。”

“誰？誰來了？”我驚異的問。

“墨喜哥先生，”她重說，“他大概要留在這裏便飯呢。他們都等你來飲咖啡。”

“哈，愛爾納斯脫墨喜哥，”我在思想中說，

“好，好，我立即來了。”

我把書閉上了。

愛爾納斯脫已來了……我已好久不見他，人家說已往別處去了。先前他是時常來我家的客人；他是個快樂人，會講滑稽動聽的故事……他每次來看我們，我總是喜氣洋洋的。他是漂亮的麼？哦，他倒是可愛的……是個莊美瀟灑的武士。他和我中間的愛之戲弄又是沁心愜意的……可惜還是孩子底稚氣似的戲弄。我記得有一天他說自己永遠不結婚的。那時我取笑他的，可是我終究覺得他是冷漠無情，而我們底戲弄也不會進步的……他過了長久又到我家裏來了……也許他現在更歡喜戲弄，又要玩弄愛情了……我也許更快樂了……愛爾納斯脫我底臂膊為你而展開着……要是你願意的話……愛爾納斯脫，我底雙唇渴望着親吻……

我離開了亭子，便沿着湖走向屋去。加洛在我周圍狂喜地盪跳着。狗也知道我底思想？為什麼這樣狂跳着呢？……

父親和墨喜哥先生坐在淨台上，吸着香烟。

“哈！墨喜哥先生，”我見了他便叫說，“長久失掉了的小羊又發見了。”

他站起來招呼我。他微笑着，眼睛發出欲深攻入我底心的目光。

“我又在我嬌美的牧羊女郎底處分下了。”

“好極了，”我笑着說，“可是我將羊兒要繫得更牢固一點，不讓牠再逃走了。”

“如果你真的這樣，我很快活，”他說着又微笑，把目光深射入我底眼中。

我不覺漲紅了臉，因為一時談話轉變了意思。我覺得愛之玩弄隔了許久又在發動了。他還是個莊美瀟灑的武士，和往前的他一樣……不過略微蒼白了些。他底雙目沒有失掉光輝和攝人的引力……他依舊是同樣的愛爾納斯脫，先前是我底玩友……

“我們要飲咖啡了，”父親說。

我們在洋檯上的桌子邊坐下了。在大樹底濃蔭下坐着，很是有趣的。

“先生，你為什麼好久不來看我們了？”我問。

“我不在家裏，昨天纔回來的，”他答說，從他講這話的語調中我覺得他不願被人問及這事似的。

我興致愈加濃厚了；便開始和他玩笑，像往前他和我玩弄愛情一樣……但他却不像從前那樣興趣淋漓婉言動人了……有時他臉色遽轉為憂慮的樣子，而雙唇也失掉了悅愛的微笑了……他顯然變為嚴肅正經了！

飲過咖啡我們往田間去散步。

加洛喜悅得高跳狂吠。我也覺得很快樂。過了許久我又感到幸福和滿足了。馬德奧？……他再也不會來了，他底形象在我記憶中漸漸模糊起來。而今天我在心中對他懷的戀念已斂了最後的光。今天我底心中居住了別個人……名叫愛爾納斯脫墨喜哥的。

第八章

愛爾納斯脫 墨喜哥

巴爾克小姐！

我成功了，我獲得了勝利，哈，怎樣的玩弄！怎樣的開彩！愛的開彩，我已獲得了頭彩的……

在尼納一天晚上抽得了的籤值多少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比通常的抽籤的代價要值得多呢，一塊小小的地……

地帶有母牛，稻田，汽機，房屋，花園……油

塘，魚兒，蛙兒……我底頭腦因為昨天的開彩在發暈了。

這開彩的事是誰辦的呢？人們和自然！是的，自然能有助於我們的；雖則對我個人是全無意義的東西。天晴或天雨，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據我看來，牠並不是愛底背景。祇有咖啡店，致醉的酒，雪茄煙和刺戟的音樂……

可是對於渴愛的少女自然却是愛底媒介。如果有人能把甜蜜的愛語，混雜着樹底微語，告訴一個從未渲染過都市生活的村女；她質樸的心一定可以獲得的。

晚飯過後我們坐在洋台上，她坐在我對面，我們不時相親昵着。年老的巴爾克先生坐在我身傍，滔滔不絕的漫談着……

靜了罷，老巴爾克；你所講的於我全不相關的。老是講甚麼寒暄，收穫……森林……你講的真討厭……

你不知道麼？你這樣便妨礙了我底進行呢。你確是心地良善的人，所以我非常的歡喜你……

我歡喜你底蒼白的頭髮……因為有了這樣的白髮你底頭部便顯得更美了？哦，你錯了，白髮老人！但不要纏擾我了，我此刻沒有功夫。我現在要安排開彩的事呢，你若使願意也可幫助我的，怎樣呢？這是很簡單的，你飲完了咖啡，放掉了雪茄，站起身來說：“我還有件要事哩，少陪了，請原諒，……收穫的事實在麻煩，你也知道的！……”說後你祇要走開，讓我們兩人在這裏就是了，好的，還有種方法：你不時張開嘴來，啟露着你底老齒，打着欠呵，然後你站起來說：“我此刻已經疲倦了。我想去睡了。”那時我說：“哦，收穫的事實在使人疲倦極了，這不是樁容易的事啦，早晨直到晚上站在田裏……年輕的人，如我一樣自然忍得住這樣的倦勞的……但是你……夜安！……”或則第三個方法：你可以對你底女兒說，要她伴着墨喜哥先生往花園裏去看看花卉……

可是你是太魯鈍了，像一隻驢子。據我所知道，平常幼驢總比老驢愚笨更甚……但事情倒適得其反。我已指示你以三種方法了，而你却一種也

不實行的……

你底女兒，那嬌小的驢子，也和我有一樣的要求。她已用眼皮的瞬動來表示她底要求了：啊，要是我們此刻能夠兩人在這裏……我們很知道，我們將怎樣了……

晚間已近……靜美的晚間，教人以愛和幸福……花園在誘我們，鮮麗的自然，那裏祇有愛，甜蜜的情愛的……在我看來，是糖餡般甜蜜的……

今天是最好的機會了。在花園裏有個亭子……做開彩的事最好是在這裏。但是那老驢叨叨不休的嘶着……

這驢子怎樣結婚的？他往前未曾做過愛人嗎？怎麼他竟不見我們眼睛底表情而不知道我們底心意呢？……

我們儘坐着，靜默寡言。他似乎注意到這個了，便說：

“墨喜哥先生，你今天為什麼這樣寡言呢？”

“不，”我裝腔作勢的說，“這不過在你看來是……”

“可是，你似乎比平常要寡歡了。”

“我對你說，我現在精神很好……”

我說着微笑。我從小就做優俳的，尤其是對婦女我有特別的手腕；我覺得婦女在愛情中是最愚笨的了。

運命忽而寵臨我了，牠以一個婢女的化身而來了：

“管理員要和主人談話……”

我往常嫌厭像管理員和婢女這種人的，現在我却覺得很快樂，因為巴爾克先生有這種人呢。我不知道怎樣去酬報他們。如果婢女生得再美些，我許要給她個接吻……如果我是再富些，我許要買枝新槍給管理員呢……

巴爾克先生驚跳起來：

‘怎的我連這事都忘却了！墨喜哥先生，請原諒；我有要事與管理員相告呢，我很抱歉，這事要耽擱許多時光哩。’

“很好，巴爾克先生，”我慰他道，‘我很知道，……收穫的時候……是的，你應去的。哈利娜小姐

在這裏，那已經很好了。”

他已去，我們兩人在這裏。

那小驢子害怕起來了。像往常一般，她底神情有些惶惑不安了。她竟不敢直視我底眼睛；血液奔騰到她頭裏去。她底手指一邊玩着檯布的絲縫一邊在顫動。你在我看來真是小驢子！……

而我呢？我裝作不見到這個，我凝視着右手執着的雪茄烟，雙脣周圍浮現出微笑……開彩事的計劃真奇異！

等一會！我首先要將計劃註定，這樣才可以得到頭彩。亭子倒……

我忽而跳了起來，把雪茄烟放在一邊，說：

“我們往花園裏去散步？”

她頷首應諾，隨即站起身來。

我們並肩漫步着。

在濃密的樹底下的暮色像灰霧般圍繞着我們。……牠愈使我們覺得，我們已被牠掩護得無人可見了，我們兩人是屬於彼此的……

我喜歡這樣的暮色。我再往前走，暮色便愈

密愈暗了……在濃厚的綠叢中統治着沉靜……祇有一隻鳥兒唱着歌……

哦，你這個女孩底心靈可聽到微風在樹葉中間的絮語麼？牠依依的說些什麼？……你聽得牠幽訴着的愛語柔言麼？牠所講的天真瀟灑的話麼？

我把臂腕按在她底肩上……她瞿然一顫，全身熱血激動而流着……愛情底陶醉的幸福已接近了……

我底愛語像輕影般地飛起來了，好像心底音調，和樹底幽語融化在愛的調和裏……後來回響着：

“哈利娜，我愛你！……你呢？……”

“愛爾納斯脫，你怎樣能問……在世界上更甚於一切的東西呢？……”

我把她揀近我胸懷裏來，長久地情熱地吻了她……

彩已開過，我已得了頭彩了！

我底小驢子是怎樣的熱烈啊！情慾怎樣充進了？在這個女孩裏面隱潛着的愛火頓時爆發起來，

把我臉上傾蓋着親吻……

墨喜哥先生！現在抬起頭來！

墨喜哥太太把糖果塞滿了你底嘴，你已任意地嘗過其中最甜蜜的了……你真幸福！……

第九章

哈利娜 巴爾克

我是多麼幸福啊！

我底詞句難能把昨晚的甜蜜的事描寫給你看呢，我底想像是偉大而燦爛的……就是現在猶能把昨晚所感覺的在記憶中玩味呢……但我又怎能使你也感覺到牠呢？……我沉淪在愛底幸福的陶醉中……我以愛底薰沐而昏暈了……

我常常要把愛對他自認……我祇愛他……而

他也不時間我這個……我誓言忠愛……我祇愛他，永不愛他人！

這是在昨天的事。

我坐在房裏，理妝着。

今天天氣灰暗而陰雨。可是這並不減少了我心裏的幸福之感。

我開了窗，潮濕的風挾着涼意陣陣的吹來，吹過花園。吹響了樹，吹纏了水……天氣真不好……不能坐在亭子裏空想，因為太涼了。

馬德奧……

真奇怪，這個人名猶現於記憶中……他像電光般突然的閃過……再想起這個於我冷淡無情的人，實在太無意思了……從今以後，這人永遠在我心中隱沒了……更可羨慕的男子棲息在我心巢中了……更可羨慕的？……真的，更可羨慕的麼？……我愛愛爾納斯脫和愛馬德奧一般熱烈麼？……我覺得並不如此……馬德奧生得更美，又有種魔力傳到我身上似的……他是我一見便鍾情的……而愛爾納斯脫……但是我底思想是多麼離奇……

馬德奧於我已不復存在了！……

還是早晨的時候，父親尚未從田間歸來，

我走出屋去。風撲面吹來……今天確很寒冷，
我要去穿上一件暖些的衣服，因為我傷了風哩。

“早安！”

原來是郵差！

那年高的男子把腳踏車放在驢邊，從袋裏取
出一束的報紙和信。

“這便是今天的郵件，”他把郵件遞給我。

一陣風把一份報紙捉住，帶了開去。他追去把
在空中跳躍的報紙拏了回來，重新遞給我；滿臉陪
着笑容說：

“今天風真大呀。”

“今天騎腳踏車不有趣呢，是不？”我問，

“如果風在背後吹，倒是很好的。牠今天正像
魔鬼一般在追逐我，所以我跑得如汽車一般快呢。
今天我因此到得格外早。但是歸去的時候，風再是
這樣緊的話，我真倒霉，要分外的缺力了。”

“你底夫人和孩子們怎樣？”我問，

“謝謝你，小姐，”他答說，帶着感激和欣慰的微笑，“阿爾佛來特已能跑路了，馬加勒脫明年要進學校了。”

“佛洛地方有甚麼事麼？”

“沒有什麼新聞。一切都照常進行。不過現在時世却完全不同了！生活程度遽變了：我底薪水幾不能維持一家了。一切都很貴。祇得儉樸一點還可以。我底妻子時常怨訴着錢不夠用，孩子們不能穿的十分襤褸的，飲食又不能十分壞，因為我們還是幼小的呢。現在生活實在困苦極了。我們都早上工作起直到晚間，而薪水比較物價又極低的。”

我留神的聽他講。時世真的這麼困人麼？父親也時常訴告這個的。誰又不要怨訴呢？……我覺得生活不如此艱苦的。直到如今，我從未挨餓過……

“情形就會好了呢，”我慰藉他說，“不要灰心！”

“你說的和別人一樣，但是實際上情形祇有每况愈下，不會變好的。物價時時在增高，而薪水却不因此而增高的。我們祇得節儉，買了生活所萬不可缺少的東西。物價實在也祇能增高，因為人們工

作遠不如從前那樣耐勞了。時世真顛倒……可是我要去吃早餐了。”

“好！”我說了，便走進屋去。

桌子預備好了；馬鈴可剛纔把椅子放好，說道：

“我在食堂裏預備好了，因為洋台上今天風太大。”

“好，好，”我說：“爸爸已經回來了麼？”

“我不知道，小姐，”她答說，“但是平日這個時候他已回來了。”

她去了。

我把郵件放在桌上，隨後走到窗前去。

風在樹梢間颯着，把枯葉捲旋起來……我委實不願做郵差……過這種焦慮的生活……天天聽到妻子底絮聒和孩子底啼哭，他們都要麪包吃的……早晨工作起首到晚間，薪水又少……我須這樣地工作嗎？我微笑了……我進廚房裏也不願去的……父親常常惱怒我……可是他太慈祥了，他實在是易於屈撓的，如果我抱住了他底頸項，把臉

兒湊過去吻他，他底神色立即光輝粲然了，怒氣也停住了……父親真慈祥啊……實在，我做了些什麼？一天總是這樣過去的：睡了好久……飲咖啡……讀些書……間或往廚房裏去看看……再吃飯……和父親往田野去逛逛……幻想些甜蜜的心事……再親自經營這種甜蜜事，雖則直到今日我並沒有經營過幾次。……這樣一天便消磨過了！

我又走向桌子去……父親幾時來？

我坐下身來，拿起報紙來，政治消息我不願去讀的；報紙上所寫的都無意義的。看罷，戲院和影戲場今天怎樣。父親也許就要到客斯脫羅郁去了……他又帶我去的……在桌上的白信封捉住了我底注意……看罷，從那裏寄來的……但是，什麼？……

我忽而驚跳起來，我底手捏着信震顫着……不，不，不是無意義的東西……我弄錯了……這是不可能的！……

信封上寫着地址的黑字在我眼前視着：

“佛洛郵局轉尼維地主巴爾克先生收”

這是他寫的！……他寫了些什麼？……寫的風格相似罷了，是別人寫的呢……我把信封轉了過來……背面沒有寄信人底姓名……是商業界的信罷……寄信人也許來詢問米麥底價格……我又怎能知道呢？……我真愚拙想是他底信了……真可笑！……

我想鎮靜一點，可是終於不能。我又把信投在桌上……把目光轉向報紙去……讀一篇報上的小說……我底眼睛沿着字行跑着……可是任是怎樣用心地看，終難能懂得牠的……

我不安的走到窗前去。在那裏立了半晌，向外面望了望，但是看不見花園底什麼……在我眼前祇現出寫着大字的白信封來。怎樣纔可以解脫這種思想呢……牠們已使我神經緊張頭腦昏暈了……我將離開這個房間……在這裏快悶死了……我將往花園去，那裏涼意淪浹肌骨，會使我清醒過來的……

我又走向桌子去。我底眼睛在找那白信封，這時罩在報紙底下的了。看看這信是那裏寄來的，也

許會使我安心的，我又把信幹忙拿起來，看着郵局底圖印……“客斯脫羅郁，”昨天寄出的……客斯脫羅郁，他住在那裏？……

我瞪目無言的站了一會，我底手指無意識地緊捏着信封……

忽然間我把信擲在桌上，跑出房去。

我定須知道，這是不是他底筆跡。我房裏還有他那天早上寫的信哩，信大概在寫字檯裏；我要把兩信上的筆跡比較起來……

我把房門推開，跑到寫字檯邊去。

馬鈴可在我房裏掃地，見了我來到不勝驚異。

我連忙拉開寫字檯左邊的抽屜來，把種種紙頭和信件放在桌上，便開始找他底信了……

風忽而吹進房來，拿了紙頭便奔向窗外去了……

“把窗關好！”我叫道，“紙頭都飛完了！”

馬鈴可關了窗，把掃帚放在牆邊，走過來替我拾起紙頭來。

“小姐，你要找什麼？”她好奇的問。

我並不回答；兀自在紙堆中亂尋。我把他底信放到那裏去了？

馬鈴可站着，驚訝的看我。

“你在尋什麼？”她又問，“我也許知道的呢。”

“讓我自己，你不曉得的，”我說。

我繼續尋他底信，心中焦急非常。我不是把她夾在這書裏了？我一頁一頁地翻着書……又拿了本書……再翻着……這裏也沒有！我把牠放在那裏了？……莫非遺失了？

我躊躇下來；一時停止找尋了，細想着……我幾時看了牠沒有見過？

“我也許知道，”馬鈴可問，“我也許會找到小姐要的東西呢？”

“不，我早已對你說過，你不曉得的，”

馬鈴可底擾擾越發使我焦急，不能靜想了。她站着，微微地挨近來，打量我底神情。

“小姐要找什麼？”她重複着問。

怒恚捉住了我，我便厲聲的說：

“你爲什麼站着，狂叫？我用不着你！去掃地，

不要你問！”

她慢鈍鈍地走去，拿了掃帚。

我又開始找尋了……我想信總在被風吹在地上的紙堆中的……我於是再尋……終於找不到……可是現在我敢確定，我把牠放在左邊的抽屜中的……

我又站了起來，坐在椅上，把牠頭向四周亂投，可是這也是無效的，牠一定失掉在那裏的了……再尋也是徒然的……我可以再等等，過後總能知道是不是他底信的。我這樣急切地找牠，實在太狂癡了。

我重新把紙頭書籍放進寫字檯裏去，隨即看着馬鈴可怎樣的掃地。

她做完了工作，便開門想走了。

“這裏還有一張紙頭哩；風把牠吹過來的，吹在門背後。小姐要不要得張紙呢？還是讓我擲入字紙籠裏去呢？”

我猛然感到奇怪的預覺。

“給我，給我！”我批着跳了起來。

馬鈴可把那張紙轉來轉去的細看，淡淡的說：

“祇是一張字條，你顯然不要找牠的！”

“我叫你給我！”我命令的說，“你真是愚若鶉的。”

我把那紙從她手裏搶了過來……這正是他底信……真奇怪！風怎的湊巧把這張紙帶了去呢？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又跑向食堂裏去。父親還沒有回來，桌上還橫着郵件和新聞紙……那裏白色的信封閃着光！我急把牠拿過來比較……這信是他寫的，是不容疑惑的了！……我聽到父親來了，便把信仍舊放在桌上，又把那字條藏過了。

父親進來了。

“早安！”我說，便去吻他。

“好，好，”他微笑着說，“你已起身了？你昨晚睡得很遲的；愛爾納斯脫你伴得很好罷……”

他底目光注射着我，使我不禁紅起臉來。

“而且愛爾納斯脫生得也不醜，又會講話，我奇怪他怎的好久不來了，但現在他……”

“他不在家裏，爸爸，”我說，“他已經往他處去了。”

“是的，是的，”他接着說，“我也曉得的。我已說過，他倒是個美少年。不過對家務，田地和將到的收穫事太不留心了……管理員自然不能樣樣都盡心的。如果自己不願專信賴他人，收穫過後的小半要損失掉的。這對什麼事業，不管是田地是商店都是同樣的：如果主人不做榜樣自己不親自察看，全部的事業更弄糟了……”

父親所講的我祇聽了一半，我底眼睛像着了魔力似的回到白信封上去，信封還橫在桌上的……如果我已知道，他寫了些什麼！

馬鈴可送進咖啡來。

父親站在窗口，望着天空。

“看來，今天還要下雨呢，”他說，“天空密雲遮蓋着。如果風吹得不這樣緊，雨雲不能散得這樣快呢。早上已經落過幾滴雨了，那時我正在田裏走，稍稍下些雨，也很好呢，馬鈴薯倒需要雨水呢。我們飲咖啡罷。噲，馬鈴可，你不看見管理員麼？”

“是的，”她回答，“我不多時前見他在廚房裏的。”

對他說。我早餐後要見他，教他等一等。”

馬鈴可離開了房。

“哈利娜，”父親微笑着說，“你似乎還要睡睡才好呢。”

父親底聲音把我從思想底狂舞中拉了出來……我底思想在兩個人中間盤旋着：馬德奧……愛爾納斯脫……馬德奧……愛爾納斯脫……

我跳了起來，趕快把咖啡傾入杯子裏去。我底手握着咖啡壺在不由己的顫動。

“啊，”哈利娜，父親說着搖了搖頭，“你真笨拙，不配做主婦的。你把一半的咖啡傾溢在鍋碟中了。”

我又紅了臉。好得父親沒有看見。

“郵差已來過了，”父親說，隨即拿起份報來，“有什麼新聞麼？”

“我不知道，爸爸……”

“你已經看過報了，”他淺越的說。

“他沉着看報，我坐着等着……”

我等着？……等什麼呢？……我底眼睛惘然四顧……從沙發椅一直看到時辰鐘，再從窗門看到我底杯子，……看到我底上面放着一塊麵包的碟子……再看到糖罐……咖啡壺……和父親在閱讀的報紙……後來定視着一樣白的東西，這個似乎從報紙底下窺視着我的，使我興奮起來，使我血流遽烈起來，使我寒慄起來……

馬德奧寫下的信……他於我是不復存在的了！可是他寫信給父親……我們底關係沒有斷絕……他寫的什麼？……倘使他再到尼維來？……再和我坐在一起，像住前一天晚上一樣……我再和那時一樣地看他……看他那智敏的面龐……他那有黑而長的頭髮的頭……再聽他那講得清晰，堂皇而自信似的美音……

父親靜心研讀報紙，時時飲着咖啡，再研讀着也不來看我一眼。我坐着，神經緊張到極點……我坐着等着，狂熱地等着。

可是現在？……父親把報紙摺好了，不滿意的

說：

“老是一樣的東西：礦工又要罷工了，議會裏又是黨派紛爭着，暗殺了大使，經濟的危機等等。我們底時代真千變萬化的。”

父親說的我沒有聽到，我看着他，等他拿起那白信封來拆閱。倘使他猜出了我底思想，他定要笑我因了張白信封竟如此神迷了……他定要微笑着說：“不耐煩的女孩，拿去拆看罷！”

他把報紙放在一邊，拿起信來看了，放在一邊，又拿了一封，又看了……

同時他底手伸出來，滑了過去，把白信封從報紙底下拉了過來；看了看地址，拆開了信封……拉出一張白紙來，攤了開來，便開始讀了……

我這時屏了息，坐着動也不動……注視着那白紙……裏面寫些什麼？

父親蹙了蹙眉端。

“這樣草率的字體我從未見過，”他咕嚕着說，“我不懂有些人爲什麼不寫得整飾可觀一點，像他們在校裏學習的時候一樣。但這個却寫得太不成

樣子了！”

過了半晌他對我一視，便說：

“哈利娜，你可知道是誰寫的？是我們路上碰見的那個朋友……那個，他叫什麼名字？”他看了看署名，“是的，馬德奧阿爾特，他說明天要到尼維來。”

“他要來！”我很興奮的叫說，“到尼維，這裏來麼？”

“是的，”父親很鎮靜的說，他見我頓時興奮異常很是驚異，“他本想過了一星期或十天要回到尼維來的。這你也已知道的……”

“我全不知道，”我說。

“當他那天清晨要走的時候，他親自對我這麼說的。我剛要和管理員往田野去時，我遇見他的。”

“你竟連這一點都不告訴我麼？”我忽然叫了起來。

父親看着我微笑了：

“我或許是忘記告訴你的，但我似乎已告訴了你……那也一樣……因為這種瑣事不必心存芥蒂

的……”

他看了看鐘。

“我快要走了。管車員等得不耐煩了，你看他底信罷。他今天下午來。囑我們雇車子接他。我去了。”

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裏，依舊不動……我底思想紊亂地交錯着……互相追逐着……把我一時弄得昏暈一無所覺……他今天要來了！他，馬德奧！

父親已走開了。我惱怒他……“不必心存芥蒂的”……這是樣瑣事？……對父親馬德奧來不來是一樣的，而對他女兒底幸福也老是漠然視之的，那麼這當然是瑣事了！……他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馬德奧本想回到尼維來的呢？……為什麼？

他為什麼使我受了一星期的苦呢？……為什麼他用說他是不回來的了這個思想來挖苦我呢？……這個思想是他用冷淡的態度在我腦中建設起來的，他為什麼要磨難他唯一的女兒呢？……他並不像父親所應該那樣來照顧我底幸福……他以為接吻和慈言已夠我愛他，夠為父道了……啊，我底

待遇太壞了！……他一聲也不作，也不說馬德奧是要回來的！……

我竭力忍住了滿眶的眼淚……祇得暗中飲淚……淚兒湧起來使雙眼作痛了……使四周的一切模糊了……使一切水汪汪的欲流動了……最後終於滴下手來了……

在桌上那信封橫在我眼前。我讀着：

“巴爾克先生：

我還記得往日你和你可愛的女兒怎樣殷勤地招待我到你們家裏來。因為承你好意；邀我再來；我自不便固却，特來函奉告，我乘今日下午的火車到佛洛。還請你雇座車子到車站來。在尼維再見！願頌安好！

馬德奧阿爾特

從客斯脫羅郁寄”

父親爲什麼不告我，馬德奧要回來的呢？……如果我昨天已知道他今天要來了……

愛爾納斯脫……愛爾納斯脫！

我忽然驚惶起來，昨天的事怎樣？

“哈利娜，對我說，你不愛別人麼？”

“愛爾納斯脫 放心罷，我不愛別人的！”

“但真的不愛別人麼？”

“愛爾納斯脫，你莫害怕！……”

“哈利娜，你永遠忠實於我麼？……”

“永遠，我底愛 永遠！”

“你能向我發誓麼？哈利娜！”

“是的，親愛的，千萬次都可以……”

“哈利娜，我們永不分離了！”

“永不！永不！愛爾納斯脫！……”

“可是 永遠在一起 …… 而你 …… 是我底愛人！”

“不要多問了！愛我就是了！”

我們又長久地情熱地親吻了……

“愛爾納斯脫，我愛，我最愛的，我可以用愛來吞你下去呢……”

這是昨天的事。在我看來，這一切像是夢景。可是這一切却都是事實。剛剛這個夢我還覺得是甜蜜的耐人尋味的；我渴望再能在牠當中……再

感覺到昨天的甜蜜，但這夢忽然轉變了色，失掉了力和美，再也不能溫馨我了，牠底回憶反而勾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憤爽，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到我底心上來……這個回憶使我停住呼吸，幾乎使我窒息了……牠使我動也不能動了……

運命真慘酷無情！爲什麼我昨天不知道馬德奧今天會來的呢？……我需要馬德奧麼？……他底到來與昨天的事有甚麼關係？……我愛愛爾納斯脫啊！我愛他，誰也不能打消這個愛……昨天我是多麼幸福啊！馬德奧儘管來好了，……住在這裏也好……

愛爾納斯脫又將怎麼說呢？我愛他……愛？我欺騙自己了，如果我這麼說……我和愛爾納斯脫？哈哈，恕我要笑了。我愛他原不是真實的。我不知道怎樣說才是。然而昨天呢？……我昨天以爲愛上他了，我在愛底融解和昏迷中浴着，因爲我底心靈渴望着異性底撫摸和親吻，要他壓住我……如果來了個別人，我也會愛他如是的……這不是欺騙……不自然的幻象……一種戲弄……練習……

自己催眠罷了。

“你向我誓言麼，哈利娜？”

“是的，千萬次都可以……”

重石又壓上心頭來……使我僵硬不動了……
窒住了息……救命！……

我跳起身來，奔向花園去了。我和那狗兒競賽
似的疾走，涼風習習而來……我方才得救了！

我覺得重石已掉下了，一切束縛已解除，而
我已得自由了……我把一切都摔下了！冷漠的心情
漸漸得勢了……

“跳樂，狗兒！今天應該快樂，因為我期望着的
客人要來了！”

我們又競走着……風，狗和我，

兩小時後已坐在火車裏了！……

原书空白页

第十章

馬德奧 阿爾特

火車已出了站。我底思想也在精神的軌道上轉動，這些軌道在將來的憧憬中消失了。

她站在月台上時，我覺得她底眼睛畏懼似的看我：你他日回來的時候，也像今日離去的時候一樣的麼？我微笑着用手摸着她底臉孔：哦，莎娜，不要害怕！你怎的會恐怕你底愛人呢，他過了兩年回來是同樣的心啊！

在車廂角隅裏有個人在打盹，他閱過的那張報紙已落在地板上，他底頭略向側俯，當火車轉彎一震的時候。

我想把眼睛轉過窺去；可是眼睛偏不服從，總是看着坐在對面的人。看後的結果便是心中覺得了一樣東西，漸漸長大起來，終於成了明顯的思想。

幾日前誰坐在這車廂的角隅裏，和這位先生一般地瞌睡的？……

我！……我坐着做夢。夢見些甚麼？一件甜美的事；我在一個幽美的夏夜裏坐在畫室中作畫。月亮觀望着房間，在她底幽輝中坐着莎娜，現着微笑，神祕的微笑……

忽然在我心眼前，這個那時記不起的夢又浮現了。後來月亮隱沒了，莎娜便嗷泣起來。嗚咽不成聲地說恐怕我不愛她了……

這個夢含蓄着什麼意義？在同樣的眼中在一瞬時前不映着同樣的淚麼？當她站在月台上，我們相親吻告別的時候？

馬德奧……你為什麼離別得這樣早？我們對你還不夠親愛麼？我恐怕你啊！你為什麼要這麼快的到尼維去呢？啊，我多麼戀念着你，計算着下次相見尚須幾日啦！

做兒子的離別了家，很是忘情的樣子。尼維地方的美景真有這麼大的誘力麼？他底藝術家的心為什麼要不耐煩到如此呢？沒有別的東西在引誘他麼。他莫非如鐵針之於磁石樣被引到了危險的地方？

危險的地方！……我在暗中笑着這個無端的思想。婦女有危險性麼？無意識的妄念！……

在佩洛車站上等着巴爾克先生底車子。

車夫是個上了年紀的人，很和氣的行禮，替我把箱子搬上車去，這箱子裏裝滿了我底畫具。

我們車行着經過有黃金色的麥浪的田野和樹林……

天氣晴朗，暖日融融。車輪在沙路格格作響。蔚藍的天空鶻兒顛唱着……

到尼維！……到尼維！……

原书空白页

第十一章

哈利娜 巴爾克

馬德奧來了！……

當他走上梯子的時候，我底心快樂得要裂碎了……

現在他在這裏了……

但昨天愛爾納斯脫來過了，我真嫌恨這個人呢！

他來得出我不意的，當父親，馬德奧和我在田

野裏閒步的時候，他忽然站在我們跟前：行禮了。
父親替他們互相紹介說：

“我們底鄰居墨喜哥先生……我們底客人阿爾脫先生。”

愛爾納斯脫有些窘了，並且驚疑得很，他底目光釘着我，是冷淡而詰問似的。馬德奧也似乎不好意思了，我却能揣摩出他們底心意，他們是互相在盤問，我和‘那個人’有什麼關係。

這個場合於我很是困惱，我怕愛爾納斯脫呢，他底神情是黯淡而頹喪似的，他沉着無言；眼中迸溢出嫉妒來。他已預覺到不妙了，却依然緘口默靜……

我很快樂，父親倒沒有留意到這種形勢洶洶的情境。他忙於談論收穫的事，嗣後又把愛爾納斯脫拉進談話中去，和他議論農民和地主訂新條約的問題……

我覺得窘迫異常，不知道說些什麼為是。

我暗暗的把兩個人比較着。馬德奧烏黑的長鬚和智慧的美顏，真是嫵媚英爽啊。而愛爾納斯脫

又髒又醜！蒼白的顏上，暮氣沉沉，帶着惡意的微笑，這個微笑老是繞着嘴脣蠕動着……使我嫌厭又惱人嘔吐的……

我在兩人間踱着步，好像站在滿荊棘的路上。
這次的開步我將永不忘却的。這是一種痛苦。
我不記得後來怎樣才完結的……

我們走到屋前。

父親邀愛爾納斯脫便晚飯。想到他將整晚坐
在這里，我不禁寒顫起來。我內心却盼望他立即離
去……表面上我也是附和父親底邀請的……

愛爾納斯脫猶豫不決，對我白眼一看，冷淡而
仇視似的。

父親執着要他答應。說他們還須討論農民訂
約的問題。

愛爾納斯脫搖搖頭，露出險惡的微笑說：

“巴爾克，很抱歉，今天不能接受你底厚意。今
天家裏還有要事，我須早些回去的。下次當不再固
辭就是了。”

父親搖首而說：

“我自然不強迫你留在這裏的。墨壽哥先生，再見罷！”

他把手遞給我。我覺得那隻手在顫慄，在他心中顯然妒忌和憤怒交戰着。他去後，我呼吸也舒服得多了。

“這人真奇怪，”父親說。“現在家裏有要事哩，平常他總是遲緩行事的。我倒不解他底態度哩。”

後來他轉過臉來對我說：

“現在你快跑去看看晚飯已經預備好沒有。我餓得像一隻三天祇吃了一隻羊脚的狼。”

走去時，我聽得他們怎樣議論愛爾納斯脫。

我今天是特別的不安，心情又不寧。

我嫌恨愛爾納斯脫……嫌恨！……

我真不解我怎的會熱烈地吻他的？……

可是馬德奧……我能夠獲得他嗎？……

第十二章

馬德奧 阿爾特

今天我清早便起身。大家都還熟睡着的時候，我走過了花園，跳入一小舟，划開了岸，直到我能看見巴爾克先生屋底全景。

屋高聳在園底綠叢中，這個從高處傾斜到湖岸，宛如城堡。牠聳在樹梢上面，在陽光中莊美而雅觀，頗饒畫意。陽光打斜的滿灑在尖頂和洋台上，洋台在綠叢映著白光……點綴得煞是美麗……

……這一切又倒映在綠色的湖水中，湖水平靜如鏡，在我面前展開來。

我藝術家底心靈沉醉於這美畫中了，使我興致彩烈，手舞足蹈的要畫了……

怎樣了？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爲什麼每當我瞥視這城堡時，我底眼睛不期然而釘住在一點上，而覺得這個時又不禁戰慄起來。這一點便是最低的一層中的一扇窗，背後便是她睡着的房……

我想把念頭轉到別事上去；但終不能，我底思想無意識地回到她去了……

我不是愛上了她麼？似乎是的……否則我底思想要飛到客斯脫羅郁去找別一個人了……

我頓覺悵惘失意，作畫的興致亦被那些噬痛心的思想所撇開，內心有個聲音在責備我，說我不應離了客斯脫羅郁而到這里來的。但這里不是畫家底寶藏麼？祇不過有樣危險物罷了。這便是那個少女，她已鍾愛我的，她底媚力比平常的婦人的更大更能使人迷醉，這個將臨我的危險却是甜蜜的呢！……

我不能忘却昨天她和墨喜哥的情況。他也許對她已有什麼權力了？他們許是未婚夫婦麼？也許他愛而崇拜她的？我有資格再混進他們底關係中去麼？……

但是，工作罷，馬總奧！你不是來做愛底冒險的，來和美女調情的；你卻是來創作美麗的圖畫，將來能使作者名揚四方的……

可是我仍想着她，似乎看見她雙眼底閃光。我昨天替她畫像時，她坐在我面前儘媚笑着不絕的輕談着，我心中也覺得情火發熾……那時我有機會去研究她底美：肥嫩的面臉，柔美的頸兒，斜削的玉肩，渾圓無骨似的皓腕，微凸的胸部，和其他的肉體美……我覺得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樣的美女……在我看來，她底紅艷的唇渴望我接吻，烏溜溜的眼講着愛語，隆起的胸部起伏的鼓動着，要我壓住牠似的……我能夠把她底美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畫布上麼？……

她又是多麼愛我啊！

她是我常時的伴侶。昨天我要找畫的動機時，

她伴着我到樹林，田野裏去閒步，跳過溪澗，攀登山邱，鑽過樹叢……少女本不當和男人到樹林田野去逛遊的，尤其是同一個藝術家！人家以為藝術家是異樣的人，是以飄浮，浪漫和享樂為特性的……但是昨天當我忽在樹林邊停了步，暗示她這一點的恐怕時，她笑了笑說：“這是不足置慮的！”……

我真戀念着她。這個戀念使我不安，阻擋我工作了。我愈想要她來坐在身傍，任情地講着少女所習說的愛語……我愈思慕她，便忘却了過去的一切，把所有的思想集中於她了……

怎樣了？我執着筆的手已經歇住了，那時凝視着那窗；窗底玻璃上此刻陽光閃爍着。她需要太陽麼？她自己不比太陽更光明？她底光輝從衣服底褶痕裏射出來的，是很熱而能使人燃燒的……

噲，馬德奧，工作啊！你忘記了你在和違禁的思想相玩着麼？危險的呢！你須留心一點纔是！

我又工作了。

這不是她底笑聲，從樹林裏傳到湖上來了？

“噲！……”她呼着。

這個呼聲像電一箭震遍我全身，把我緊張的
神經弛鬆了。

在湖岸上現出她底半身來。她用手招呼我，又
呼了一句，我却不懂她底意思。她呼我回去，帶她
同到船裏來麼？我目不轉睛的望着她。她跳入別隻
小船裏去，隨即划向我來。小舟平蕩前進，突然撞
在我底船上了。我身體一震，便不由己的坐了下來。

“啊，”她裝作憐憫的表情而說：‘你幾乎跌入
水裏去了。恕我罷，我底船竟敢向你挑戰哩。但你
總該受責備。這樣無禮的人我倒沒有見過，你今天
早上竟逃走了……’

我微笑着，看着她那因划得過快而漲紅的臉
和披撒着的烏髮，儘是出神……

“你連手也不給我握的……哈，畫像已開始過
了。我底像你今天要繼續畫麼？……”

“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說，“你渴望見你底美
畫在布上麼？我懷疑不知能否把你底美完全畫出
來。我深恐不能畫得如你所願呢……”

“我知道你是胆怯如鼠的，”她嘲笑我說。“對我說，那麼我可以坐在這裡麼？”

“那不消說的，”我說，“如果你願意坐在胆怯人底身傍……”

她打量我一下，又說：

“我來了不妨礙你作畫麼？”

我覺得愛人間的調笑開演了，這種戲謔原是愛底開端。調笑的時候，人們變了孩提了，講着無意思的話，用來彼此測驗和試探的。他們用了常人看來是愚蠢的話來互相盤問，相挑撥，相譏笑，相噴怒，因而鬨笑，睨視，送情，戲謔……

當我重新拿起畫板的時候，她從船裏掣出兩條竹桿來；把一個放入別一個裏去。這樣便做成一條釣竿。

“我要試試看，我能否捕到幾個魚……”

她坐在自己底船裏，船便溜了開去。她想把一個昆蟲弄上釣竿去。試了幾次終歸失敗；她便嬌聲的嘆了一聲，把釣竿投入水中。

於是她開始講別的事情了。

時間這樣很快的過去了。

我們漸漸向着一個目的挨近過來：這目的便是“愛”。

達到愛的路程是很有趣的……

我忽然間暗示着——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墨喜哥先生，那時她忽然沉默了，頰然紅了臉，眼圈上現出差澀來……莫非是嗔怒了？……

心中忽然起了疑竇。她難道對我是假情假義的？她愛別人麼？……

我有些怒意了。

若使她……

原书空白页

第十三章

愛爾納斯脫 墨喜哥

我很疑心：倘使她……

但這是不會的。三日前她答應我，又自認又誓
說：她祇愛我……

愛？

關於愛底解說許多人底意見都是不同的。有人說，愛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也有人說，愛是肉慾底滿足……

第三個人，就是我，以為愛是世界上最無意思的東西，可是有時也是不可缺的，尤其是在經濟情況中……

但是倘使她當真……我不免要疑慮的。

她誓言永愛。

這種事我都明瞭的；我不是情場底新脚色，却早有經驗的……

我却咒詛這個經驗；牠把我一年前據有的地位動搖了。我再也不願教人這種經驗的了。祇有資本家可有長時間的經歷，因為實施這種愛要費很多的金錢……

我對於戀愛也頗有經驗的。多少的女子我已愛過了？我不知道……不記得那些名叫“小老鼠，甜嘴巴，糖罐頭，藍眼睛，跳舞腳”等女人了。她們都是強盜，不過比路盜搶劫的方法更新穎些罷了。我深恨這些合法的強盜，鄙棄她們……倘使我再能開始一年前的生活……

痛哭而後悔麼？現在已是太遲了，你應該早些想想好的，……現在却……

現在我要掙扎……從深海透上水面來，這海便是憤所流合而成的。時候是很緊急，刻不容緩的。你應該游，否則便溺死了。

我應該游上水面來，呼吸空氣方得康健。但我不是魚，不會游泳。兩年前情形却不同，有隻手用了竹竿和繩在振拔我起來，這手是屬於一個游泳者的。他有健碩的臂兒，雖則他自己也已半身陷入水中了。可是他會游泳，而我却不能。他時常教我，而我這個愚人太疏懶不願學習。於是他漸漸無力了，手臂不能提拔我在水面上了。我依然不能游泳；終於一失執着繩的手一鬆，我便沉下去了。這手把繩兒放得太早，因為我這時還纔能夠略游呢。我覺得束縛已除，已是自由而輕捷了，儘可試試游泳了。游客不復在了，他便是我底父親，現已死了。隨後波濤洶湧而來，帶了我一捲而去了。毫無抵擋，波濤洶勢洶洶，終於把我捲入漩渦中去，搖曳得可怖……波濤雖是弭瀕，狂了似的！那自然……因為這些是生活底波濤呢！……»

我開始游泳了。徒然竭力掙扎着。

我底教師往那裏去了？

他已去再不返來了。這個你可不必期望的了！
現在要看你學的怎樣了！

救命！救命！我快溺死了。我手足亂動着，力漸漸減少了。教師終歸不來。我要找別個教師，來救我游泳。

別個教師真的來了。他是個女子。她執着繩想慢慢地提拔我起來。我底心便充滿了新的希望和快樂。

看啊，我從水窗裏模糊地看見的什麼？

沿着路走來一個惡人。生得秀美無致。穿得華麗妖艷，眼睛炯炯發光。她走過來行了個禮。

教師！你不見我又要吞水了麼？你不可憐一個將溺死的人麼？

教師！你把竹竿和繩兒放下要使我窒息而死麼？告我，你狂了麼？

但她並不聽見我，不願聽我。也許是因爲我沉得太深了？所以我底聲音傳不到她，而在銀白色的浪花中消失了？我要是能把這些銀白的浪花都改

變爲銀票……

教師爲什麼不再捉住那條繩了？水在我頭上湧着，嗡嗡的鑽進我底耳朵裏來，我失望的掙扎着，像鯉魚樣張大了嘴，噴出水泡沫來……

波浪閃閃的濺開銀白的浪花來，我張大了嘴，想把吐出的銀子再吞進去。

這倒是一種奇觀！……

那女子呢？她底手臂不再捉住竹竿了。

爲什麼呢？這是很顯明的！……

手臂已有別的用處了。你不見牠在擁抱那個人麼？

那個人又怎樣喜皮涎臉地微笑呢！……

他們不來拯救我。他們當我旁人看待；以我底掙扎而自怡。我是他們底玩具，發噓的消遣品……啊，我底先生辜負了我！

愛底誓言有什麼意義呢？那爲什麼要假裝嚴正的樣子呢？別的人來了，倘使他是更對勁一點，什麼誓言都可以忘却的……

我却是這樣愚笨善信的……雖則育了多年的

經驗！我那裏想到，會有這惡人要來的呢？……

但是也許我錯了，胡思亂思的自討苦吃。我要親眼去看到底我錯了沒有……

有樣東西在我手上抓了抓便爬上來了，手便癢起來了。是根頭髮罷？

我看了看。

原來是個螻蟲，從那裏跌下來的綠蟲。是從我前面那搖動的葉兒跌下來的，還是從我旁邊，我上面，我背後的那些葉兒呢？到處都是綠葉。綠葉把我密密地包圍着。

我坐在鬱茂的綠叢中看着。我面前那些蘆葦左右的搖擺着，向我不絕的行禮。我了解牠們，我聽得牠們幽聲的說：我們嘉許你底意思，墨喜哥先生，我們真的讚美你，我們是你最卑下的僕人呢。你要是吩咐的話，我們便掩護你不給敵人看見。

敵人？敵人看見有什麼要緊呢？……如果不是那兩個人，他們在湖面小艇裏划着的……

這裏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那畫畫者應該取我而代之，坐到這裏來；而我却應該到那裏去同她

坐在小艇中，他確是來作畫的。那麼現在是最妙的機會了。可是他却並不作畫，在那裏和一個少女划船。兩人對面坐著，微笑着……對我而微笑着，以為我是愚人。坐在蘆葦背後躲著在偷看他們……怎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坐著等著……

家裏還有許多工作哩。管理員叱責我，說我不應該在收穫時東奔西跑的。

管理員，請你告訴我，收穫對我有什麼關係？我比收穫更重要的事還有哩。我要奔到尼維去，那裏有樁事須得我來決定的……而這事又是極重要的，是別事底先決問題……因此我不得不趕快離開家鄉，你咒罵我嗎？罵我太不關心於田地了麼？如果你知道我就為田地而奔到這裏來，要使我底田地免得破產，你也可以不譴責我了！管理員真該死！……

你不覺得有個魔鬼蹲在我背後，等到一個時候，他可以跳起來抓住了我，把我推入這個在我面前展開的碧水中，他們——畫者和她却在碧水上遊蕩逍遙自若似的……

他等着直到他們……我也等着直到他們……
怎樣？

“互相接吻！互相接吻！”蘆葦低了低頭輕輕的說，蘆葦分明是在嘲笑我……

但是讓開，嘲笑者！你阻住了我底視線；使我看不見那兩個不值一看的人。他們很理會這個的，哦，他們趕快划了過去躲藏在蘆葦背後了。他們是不值我一看的，因而那小窗撇開了蘆葦，鑽進蘆葦底密簇中去，避開我底視線……

他們在那裏做什麼？因為我要看，所以躲避了？我委實太不知趣了；他們要清閒孤獨，享受着愛，而我偏偏要窺視他們，好得蘆葦同情他們，把他們掩護在中間了。

你爲什麼還是呆坐着，墨喜哥先生？你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他們……

陽光照臨着我底臉孔，反映着紫色的晚霞，漸漸沉下去了。大自然幽靜絕俗，上面樹林微微輕語，綠葉不時摩擦着我底耳朵和臉孔，安慰似的撫愛似的……

這個大自然底靜寂的和諧，引起了愛底思慕，使我興奮起來。這好像是在譏笑我，這時我胸中颯着妒忌的狂風。一時我憤懣異常，再也按捺不住了。尤其是我覺得我自己懦弱無力，這樣無端的坐着也覺得可笑……

忽然小的飛蟲來困擾我吸我底血了……蚊蟲狠狠的吸我底血，覺得血非常美味，雖則牠已是污濁的了。

走開！討厭的東西！你咬得我痛苦極了。到別處去！到別人底耳邊去唱你們底尖銳的刺人的樂歌罷，你們底聲調像剃頭刀樣刺痛我底神經啊！你們到蘆葦中躲着的兩個人那裏去吹軍樂而進攻罷……如果我能夠把湖面上陽光中飛着的所有的你們收集攆來，如果我派你們這一大隊的刺客和飛兵去攻擊他們倆……你們儘管刺痛他們，把你們底鎗刺鑽進他倆底不貞潔的肉體去！……因為他們該受刑罰的啊！……

我燃起一枝香煙來驅逐這些惹厭的蚊蟲……
煙霧漸漸升起葉叢中去的時候，我底思想也

遲緩起來凝結成腦筋底冰結，四肢也因久坐而僵硬了……這時太陽在樹梢背後沉下去了，蒼茫的暮氣，像夜賊一樣從樹林裏爬行出來，用了神秘的黑幕籠罩了自然……

我要站起來歸去了。我要在這裏做什麼？可是我不能動，什麼也不能做。我像上了銹鎖坐在牢監裏，圍繞我的密樹正像牢監底牆壁，把我嚴緊地幽閉其中，不准我返去。……他們餓！我做了他們底俘虜，要等他們底判決，我知道他們將判我死罪……我底經濟和精神底死刑！……

在水平面上時常聽到小魚濺水的聲音，水面便起了漸漸大起來的圓波，從遠處還可聽到蛙鳴聲……

蘆葦重新低垂着首，樹在我上面輕談着……

蘆葦忽而交談起來……互相偎依着……互相啾啾的私語……一個聽了又傳講別個……

我從我半醒的狀態中醒了過來，便留神的聽着：

“他們並坐在船中，他把手臂放到她頸上去

了……”

我忽然興奮起來……

你們說的什麼，狡猾的蘆葦？你們從他們那裏聽來的，你們看見什麼？講給我聽，你們看見些什麼？……

蘆葦向前略俯，談得更響了；電告我說：

“她坐在他底膝上，眼睛閃得騷情動人，臉上泛着紅潮，顛狂地在吻他，”

我捏緊了拳頭，內中妒忌之火冒出焰來……我要絞死這個畫者！……可是蘆葦不撒謊欺騙我麼？聽罷，他們又要對我說些什麼了……

但他們靜默了，講得很幽，我一點也不聽得。

灰色的夜幕已移向樹林和蘆葦間來了，……但不久銀光射破了夜幕，透進蒼茫中來了……

忽而電話底音波又傳來了！蘆葦俯着身對我說：

“他們在接吻，在擁抱……在嘲笑你，墨喜哥先生！……”

我不知覺的把頭俯向前去，我那雙炯炯的眼

睛向他們底船那裏注視着……我全身怒氣沖沖的戰慄起來，前額上透出汗珠來……

這時漿濺水的聲音，和蘆葦折斷的聲音隱約可聞了……從隱藏處現出一樣黑的東西……

那隻小艇！中間有二個人影……她和他。

在我胸前突然壓上來的是什麼？……我在胸口的袋裏放了些什麼？……哈！是我底小朋友，這時忽然不耐煩起來的。我拿了牠出來，看了一會，想道……如果我願意，可以射擊這個人，把我底情敵溺死於湖中；他此刻倒安然自如的划着……不過我總要再等一等……我底朋友，莫着急再往袋裏去罷！……

船已過去了，他們已走出了。

我站了起來，偷偷的走過花園回家去了……沒有人見我麼？

我走過黑暗的樹林，田野，回到屋裏來。

四肢酸痛起來了，痲痺主宰了我底腦兒，並且壓迫着我……

我底妹妹已在等我吃晚飯了。我悄悄地在桌

子邊坐下來，勉強吞下了些食物……

“今天鄰人里芬脫先生有電話來，說你應該準時付錢的，”她說。

“嘿，”我接着說，“買馬的錢麼？要他再等一等。”

“後來有個客斯脫羅郁地方機器廠裏的人來，說你應該快些付賬，就是你修理磨穀機的賬，否則他自有方法對付你呢……”

“什麼？”我怒沖沖的叫說。

“還有一個人也來討賬呢。這筆賬款 尤其是大。”她冷冷的續說着，“你總得把一切辦妥纔是……愛爾納斯脫，天天有人來呢……”

“不要多講了，讓我靜一會！”我又厲聲的說，“我幾時去料理事務，是我自己底事，不容你多管！你懂得麼！”

我把小刀和叉狠狠的一擲，擲在碟子上，碟子便噹一聲碎了。我跳了起來，把圍布摔在地上；踉蹌地走出房去……

門砰然關上了。

走進了自己底房去，把門門好了，我便倒坐在
沙發上……

第十四章

愛爾納斯脫 墨喜哥

我對着黑暗裏凝視着發怔，巨大的黑影惶惶地移動着。

是的，我親愛的墨喜哥，牠們要捉住你，那你的底事便完了……

濕的玻璃似的東西壓着我底前額和臉孔，風在屋底周圍吵着，吹散了黑影，帶着呻吟的哀調唱着；

她是妖婦……心硬如石……目中無人……雙
唇嬌笑……令人銷魂……

你是惡人……爲什麼在畫布上跳呢？那個畫
者來了，拿了筆，浸入顏料中，把你在一天中畫掉
了……而你不能抵抗他……

她呢？她也不敢抗議，祇看着你臨死時扭歪了
的臉……她原來是那畫者底內助……畫布上的你
被他一筆塗沒了，便沒有人能去掉這一筆的顏料
了……你不要再希望，有什麼挽救了！

我靜聽着風底慰藉；但我底雙唇却喃喃的說：

我怎樣可以忘却生活和歡樂呢？我真的爲了
被欺的愛而痛哭，像一個被棄少女一樣哭麼？我不
認識這種愛，失掉了便要爲之而哭的。我生命中已
愛的夠了，但這種愛祇是接吻和肉慾底滿足；而我
和我底財產却維繫着的。是的，我底生命財產和希望祇懸在一線上了，而我覺得這線是強固而不可
斷的，但我怎知道，這線是一個蛛網上的游絲，而我
却以爲握住了牠便可以不墮落了。我怎知道這蛛
網是一隻殘酷的蜘蛛所結的——是個狠心的婦人

呢？這線已斷裂了，我便墜下黑暗欠伸的深淵裏去……墜下去，愈下愈快……

你一生中已據有過千百的婦人，而此次爲什麼抓不住她呢？你爭不得她底心麼？但你也已聽過千百人心底跳動了……

哈！要爭得一個婦人底心，你說錯了。你說的是指金錢罷，爭得這個婦人底金錢罷！金錢可以用來鑄造一座金梯，走上金梯我便有一日離開深淵的希望。金錢我可以用來償還債主，教他們不要再開口勒索了……叮嚀的金錢聲可以在我家裏建設一種音樂隊來……

金錢！金錢！

人們爲什麼能夠不用心來獲得金錢呢？因爲心是屬於金錢的，或金錢是屬於心的。兩者相依爲命不可分離。祇有馬德奧阿爾特弄錯了！……我厭恨這個人呢！我厭恨這婦人呢！我厭恨所有的婦人，因爲他們都是虛僞而不忠心的：今天這個，明天又那個！……

我今天在花園裏守候她的時候，是想再求得

她底心的。

我站在她面前；見她底眼睛畏意似的頓住了，似乎擋不住我目光底強力。但我仍舊照常微笑着說：

“哈利娜，好久不見你了。你不想念我麼？”

她對我呆看着，找不到答語。

“你爲什麼不回答呢？你今天態度很奇怪呢，你不但不能來抱我吻我，反而站着不動一聲不作。”

她戰慄着，想囁嚅着慰藉我幾句。但後來她却漸漸心安理得似的了。

一時很是寂靜。但我總覺得她冷淡無情，眼中怒意可掬……哈，不是顯然的麼？……來了別個愛人了！我又怎能忘却昨天的事呢？那些蘆葦在傍晚的時分對我講的什麼？這時好像是我生命之鐘底十二點鐘。我還清楚地記得麼？……

她想裝做一個天真的女孩；要我深信她是忠心的！但你不知道你前面站着一個生命之演員麼？他立即覺察出你底虛僞了，縱使昨天這一天沒有。

我忽又問她：

“告訴我，這別一個人……第三者要在這裏做什麼？”

“阿爾特，先生麼？”

她底聲音竭力想鎮靜一點；想雖想但終於不能。我聽得她聲音已帶着顫抖了。我又繼續問：

“他到這裏來做什麼？”

她聳了聳肩。

“爸爸邀他到這裏來畫圖的……”

“嘿，”我慢吞吞地說，“他畫的又美又多。你略略幫助他的……”

“我？”

“我想是的。”

她臉色轉白了，偷偷的看我，彷彿要從我眼睛裏察出我知道昨天的事沒有……

“尤其是在昨天，你幫他不少的忙……”我泰然的說。

“我完全莫明其妙”她微笑着淡然的說，過後又譏刺似的續說，“你似乎比我知道的多些；如果

你再用這種曖昧的猜想來難我，我真倒霉了！”

“哈利娜！”

我不勝憤怒的想道：什麼？她竟諷刺我麼？還笑着麼？……我握住了她底手，對她怒目而視的喝道：

“那麼我昨天見的都是真的，不要臉的東西！”我咬緊了牙齒嚷說：“你愛他，這個畫家！你忘記了你對我誓言的什麼？”

不要戰慄！我恨不得要絞死你呢！你真該死！跪在我面前！兩日前你不崇拜我當我愛人麼？你現在戰慄得像一隻在獅子爪中的綿羊了！你底眼睛還要放着仇恨的光麼？……

一個掙扎着女人受屈於我拳擊之下了，我狠狠的侮辱她痛打她。我要打死這個欺負我的女人！……

“哈利娜！哈利娜！”

巴爾克先生嚴峻的聲音叫着，我便急自逃走了……

你真是胆怯！你不能站着不走而完成你底政

死的創作麼？……

我用手揩了揩灼熱的前額。

這是幾點鐘以前的事。

風又呻吟起來，在屋前唱着悲鬱的調子。

盤據在房間裏的夜色似乎在耳語似的說：

你底事已完結了，牠永遠沉沒在我底當中了，更沒有燭火能再找得你底幸福了；而這個幸福你可惜執得不牢的，但我要憐你；要接待你，把你假到我黑暗的懷裏來，在我懷裏你可以無思無慮的休憩了。我是你底慈母你可以永久住在我這裏。

黑影總是在爬行；似乎要引招我去加入隊伍；我不去也要拉我去似的。黑影又像夜間的蛇繞着我，等我不能抵抗時要吞吃我似的……

夜色從房角隅裏匍匐而來，呵着涼氣，呵在我灼熱的頰上：

安心罷，墨喜哥先生！他們是你底朋友，他們都是好意的，你可以信賴他們。

胸口又有什麼壓住我了？胸袋中又有東西騷動起來，要跳出似的。我把戰抖着的手放進袋去，

把跳動的東西拉了出來。

“我底小朋友，”我低聲的說，“你又使我憶起了，昨天我按捺你得住的，而今天你更加興奮了，你是最好的人了。你那小而圓的嘴會使人永久安息的。他一叫便可擺脫我一切的煩惱和悲愁。但我該受這種苦痛麼？我雖是不中用的人，只會用錢作樂沉湎無垠，因而貧乏如今；但這也不是我底不好。那些女人把我底財產搶了去，用了種種詭計使我敗殘如是。而當我欲從女人身上期望得救時，她却欺負了我，像別的女人一樣。

女人，這殘忍的動物！到處隨時女人總是咬嚼男人的毒蝮。女人我們應該剿滅，溺死，絞死……因爲女人是人類底寄生蟲！她是世界一切禍殃底根源……”

我睜大了眼覷着那些黑影，熱病把我渾身一震！夜色不絕的在我背後耳語着，風在屋周圍不絕地呻吟着。

想想！墨喜哥先生！你底問題倒還有個最後的解決方法。這個解決便在那個小朋友圓嘴底一叫

裏，牠此刻在你手中不耐煩地顫動了。這也沒有爲難的道理。旁人又將怎麼說呢？你怕他們非議你麼？你以爲有人要爲你而流淚的麼？

冷汗傾蓋着前額，那些像電波一般流過的思想使我全身麻痺了，使我底心像鐵槌般狂跳起來。我底心要裂碎了我底胸膛，一躍而出似的。我時常用假愛來欺騙的心這時隱忍不住了。我底心從未愛過；牠老是委屈於肉感前面，甘心承受詭語欺言的。肉體却總是以勝利自居，但此時也無能爲力了……

我把狂跳的心射死了罷？我底小朋友愈不耐煩了；但我那隻僵臥在窗檻上的手舉不起來了，我覺得我底小朋友在我手指間顫動着……

我要挑選這種解決法麼？別種解決確已沒有了？

小朋友倒很是頑強，會對我施計的。我委實無力抵抗牠了。牠着意要在我底屍身上面盤旋而歌似的。我不早已是活死人了麼？我却怕我底小朋友；我還是想生活！……

黑影踱來踱去等着，想要把我抱在牠們底長而黑的臂膊裏，把我拉進影國裏去，永不讓我再出來……夜色蹲在背後，潛伏着等待着，也想把我吞進嘴去。牠底嘴此刻黑魘魘地貪望似的打着欠呵……

吞他下去，黑的猛獸！讓我平安罷！

我把小朋友拋進打着欠呵的嘴裏去……

拍！……牠怎的叫起來了？哈，你要這樣解決我生命底問題麼？但我是比你更強呢……

門忽然開了，我聽到電燈機關接觸底聲音。房裏頓時光亮起來，我坐着不動，並不轉過身去。

“先生，你怎樣了？”

我傍邊站着約翰，他底臉色像他底頭髮一般蒼白，他那老年的兩腿顫動着；幾乎支撐不住他底身軀。他底大眼瞪着看我，彷彿他是個石像，兩手也僵硬似的下垂着。

他那隻瘠薄見骨的手慢慢地伸過來，觸着我底手臂。

“先生？”他微啟雙唇而叫着。

但我沒有聽到他。我底思想和目光在窗外展開着的黑色裏遊蕩。

“先生！”他重複着叫，叫得聲音更響亮而大胆了；同時搖着我底手臂。

我迴眸對他那蒼白的臉一瞥而說：

“約翰，你來做什麼？”

“但是……鎗聲，”他喃喃地說，“鎗聲！我以爲發生了不幸呢……”

我用手在冷汗淋漓的額上摸了摸；像剛從睡夢中醒來似的問道：

“鎗聲？你說鎗聲，約翰？”

他驚疑不解的對我一看，像人家看狂人一樣；一面他指着地板說：

“那邊，先生！”

“呵，那鎗麼？……”我說了微笑，“不，不，放心罷！他偶爾跌下地來，便響了一聲，你懂得麼？不要害怕！去罷，我喜歡獨自在這裏呢……”

我安靜的把那老用人往門外一推。

我見夜色已走很是欣喜。但我仍坐着不動，俯

使我現在不存在了，那最好！我爲什麼把小朋友拋在地上呢？我爲什麼苛待牠呢？牠是能解除我一切的痛苦的。我太膽怯了……

我仍坐着，一切煩事依舊存在，又要不斷的殘酷的困苦我了。

我在房裏踱來踱去，找不到解煩悶的方法。

我應該找個解決，最好的解決我已丟棄了，現在我要我別個解決了……但我擇了第一個的解決法，倒不也很好麼？……

我在寫字檯邊停了步。這裏便是我底煩悶，忠告，要求，命令和威脅……什麼都是爲了金錢，我所得不到的金錢，這些紙張是我痛苦底化身，牠們天天在增多，像河流一般湧過來；而我却沒有方法去阻止牠……我祇要求個解決……

我又在房裏踱起圈子來，心中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不安。……

忽然我又停了步。目光被火爐吸住了。雙唇邊玩着微笑。我以快樂的希望而顫慄着。

誰在火爐和牆壁中間伸出頭來？誰又這樣說

愛的看我？……

哈，是我底好朋友。牠肚子飽滿似的橫臥在那裏，牠有玻璃的小嘴，又圓又光滑；我可以和他接吻的呢！真奇怪，我底朋友都是圓嘴的……

愛爾納斯脫——牠底圓嘴低聲的說——你祇要把那木塞子從我嘴裏拿出來，你便找到了解決。快樂罷！你底痛苦快告終了，因為我是個強無敵的。我可以把遺忘傾注入你裏面去！遺忘便能使你滿意，而且可以給你新的生命力！

我聽了他底話，不覺狂喜起來；他底話在我聽來正如甜美的音樂。我底手震顫着伸過去摀住了我朋友底頭頸。

呸，……你是骯髒極了！你身上蓋滿了塵埃，好比穿着一件污穢的衣服。蜘蛛爬遍了你肥大的腹部，在你周圍結起網來，像給你上了鈔鎖。可恥啊，你坐在這樣醜惡的地方，你為什麼被棄在火爐和牆壁間的隙縫裏呢？等一會！約翰就來給你洗浴了。

我把那黑黢的朋友重新放在火爐邊了；隨後

便去按電鈴。

約翰來了。

“約翰，你看那邊！”

他依着我指着的方向看去。一面戰慄一面惱惱的說：

“這不是我做的。祇有上帝知道，我斷不會飲火酒的。是安特來這個酒漢，偷放在這裏的。這樣他可以有時來嘗嘗味道……我並不會染指的……”

那老人無意義的分辯使我憎厭起來。

“把他洗滌一下！”我急忙的說。

他用了詢問的目光對我看，驚異的問：

“他？……”

“他或牠——都是一樣的，”我惱怒的說，“但快一點！”

僕人去了，不多時又來了。

“你不是要飲酒麼？”

“閒話休說！”我厲聲的說，“快去拿個塞攢來！跑快，跑快，老馬！”

他急忙應諾，便跑出去了。

我把他放在桌上的酒杯斟滿後，便一口飲完了。

哈，……酒熱辣辣的流下喉頭！新的熱力在血脈裏鼓動起來……再是一口……再是兩口……

傾下來！從你圓小的嘴裏把你所有的內容傾出來！你底肚腹真粗大；又乾淨得亮晶晶的！你不傾下了？你應該的！倘使我底右手把你脩下來，你祇得服從了。你底肚子在我壓迫之下會像噴泉一樣傾下你底內容來，你底肚子還是滿滿的呢。用這隻小杯子我怎能成功呢；我要用直接的方法；便是要你直接灌進我喉嚨裏去……

我坐了下來，熱流鑽遍了我全身，從腳底昇到頭頂，使我燃燒似的了……

大肚皮的朋友站在我面前，對我笑着說：現在你怎樣了？再飲一杯不很好麼？

他不許我停飲；漲大肚子似乎在對我說，看啊，裏面還多哩！

這時有人敲我底房門了。

我說過‘請進’之後，走進一個年輕的男子。他

腋下帶着藍色的文件箱；態度拘謹到長意似的了。雙眼向我瞥了一瞥，隨即在那酒瓶站着的桌子邊立定了。

“我不阻止他麼？”

他那短的問題在寂靜中顫動着。

“走過來！”我短峭的說，我底聲音大有命令的口吻，我淡然地對着椅子把手一動。“請坐！”

我請他坐，倒反使他惶恐起來，但他也不敢違反我。

“今天你大概有些不舒服罷……”他吃吃的說，對桌子投視一眼。

我目不轉睛的對他看……愈看愈詫異又愈相信；這坐在我面前的人便是畫家馬德奧阿爾特！他那往後梳的長髮使我毫無疑義了。是我底仇敵來了，他要做甚麼？在他緊緊的纏繞的掖着的提箱中，他藏了什麼？這不是我熱病中的幻象？……

我忽而寒慄起來，敵人坐在我對面毫不動彈，用了冷如魚眼的目光看着我，我怕他，同時又覺得形勢甚為緊張時時有爆發的可能，我們間的空氣

是充滿了仇恨和狂暴。我們間的寂靜祇是暫時的。他臉上的定睛是不自然而矯作的。這個人打算怎麼？……

我避到小朋友那里去，他在桌上微笑着：勇敢些！你怕這個畫家麼？你可以一舉送死他的！再飲一滴，你便可以以有暴力和勇氣了！

我飲了一口酒，便轉向他去：

“你要怎麼？”

我見他聽到了我尖厲的聲音，立即愕然失色，心中私自稱喜。

“關於那新條約的事，”他悄悄的說。

“我全不知道，”我反說。

“我們還要討論別的事呢。工人要求新的工資表。我們自然要和他們妥協，否則他們勢必罷工了……”

他說了許多遁辭，他坐在我面前，像坐在烟霧後面。他底聲音又像從遠處來的，我沒有注意到他講的什麼。他到底要怎麼呢？他不是我底仇人，和那少女一同使我敗殘的麼？但是我忽然又摸索起

來了。有個名字鑽進我耳朵裏來，使我從朦朧的半醒中驚醒過來。

“你說什麼？你在那裏？”我叫說。

他對我很是詫異。

“我在巴爾克先生那里。”

“你在那里做甚麼？”

“我和他討論新條約的事。”

條約！……他要和我訂條約麼？……他要用條約來解決事情麼？……

我站了起來。他痠凍起來了；椅子也側向一邊來。

“不要倒下去！”我說，“倒下去跌傷了頭頸；對我雖是痛快的事情，我却不願這樣狠心的；因為我看你倒是個高尚的人！……高尚……”

我把雙手按在他肩上。

“不要怕！我扶住了你，你不會倒下了！……”

他那雙魚眼對我疑惑不解的看。

“下次再談這個罷！”他訥訥的說，隨即想站起身來。

“什麼？你已後悔了！不願訂約了？”我激笑着說，用力的把他底兩肩壓下去，“不，我不許你走。告訴我，巴爾克先生怎麼說！”

“他說，他對於條約表示同意……”他訥訥的說。

“好極了！好極了！”我狂喜的叫說，“倘使他答應了，事情便好了。不過還要我們商定一下便好了……”

地板忽而動搖起來，我祇得靠在寫字檯上，把手上下搖着：

“朋友，再坐下去！不要怕，椅子是堅固的。你爲什麼要逃走了？等一會！……”

我走向房門去，我要去做甚麼？把門上了鎖！但是鎖却找不到……

“很好，”我說，“我將把門上了鎖。沒有別人來擾我們了。我們可以安靜地討論這個條約了。他也不能逃走了……”

我終於把鎖找到了，現在我已捉住他，像鳥在籠裏一樣緊閉他在房裏了。他要向窗外飛麼？這是

不會的；他飛出去被黑影吞吃麼！

我又走到椅子邊去，伸手去摸那提箱。

“給我看，我要看那條約。”

他開了提箱，拿出一本簿子來，其中黑的字數在我眼前撩亂的盤旋着。

黑的字數寫在白紙上。資本！金錢！墨喜哥先生，你成富翁了！那是不消說的，巴爾克先生嫁他底女兒時是不吝嗇的。這種財產的嫁粧，後來是屬於你的；不過你要訂約聲明放棄哈利娜，她是阿爾特先生有的了。

“好極！好極！”我把簿子翻了一番口中不時的說，“那麼你願意承受這個條件的；便是‘你她——我牠’？”

“我不懂得，”他回說。

我微微的一笑，用手指威脅似的指着他：

“朋友，不要假癡假呆！‘你她——我牠’就是說：你取了哈利娜，我取了嫁粧！好麼？”

“但我當真不知道你要的什麼，我講的是工人增工資的條約，所以我來和你商議……”

“馬德奧，不要胡說……”

“我底名字不是馬德奧，我是你底管理員呢……”

我不禁縱聲大笑了。

“哈，好的。你是我底管理員，這就是管理資本的人……”

我忽而狐疑起來叫道：

“你不願意麼？你要我再陷在泥濘中麼？你要譏笑我？你不知道我對她也有權力的麼？”

我喘着息，一時轉不過氣來。我跳向前去，把手按住在他底喉頭叫道：

“你她——我抽！”

你底魚眼又要凸出來了！你底魚嘴又呼吸了！……

他垂死似的呼了一聲“是”，我才放了他。

“朋友”我說着氣息懶懶的了，“你應該服從。下次再不要這樣了，我們靜心的訂條約罷。”

我拿了橫在桌上的紙張，對他說：

“你都用黑墨水寫的……這還不足夠。條約該

是用紅墨水寫的。你懂麼？”

他坐着對我畏懼的不解的看。

“用紅顏料寫！你懂麼？”我大聲的叫。

他低首答我。

“自然，”我繼續說，“條約是很重要的。普通的墨水是不行的。最好用血紅的墨水……”

寫字檯裏也許還有紅墨水呢。但我怕站起身來；房間又在動搖了。桌上的朋友或許能夠使我振作一下；於是我把他湊近嘴來，飲完了剩餘的酒。

“你嫉妒我麼？”我轉臉向坐着的人說，“你用不到興奮劑的。你不必去找尋紅墨水……紅墨水將流在紙上像血河一樣……今天天氣怪熱呵！”

我全身透出汗來，便用手帕去揩我底前額。鑰匙忽然的從我袋中跌下地來，可是我全不覺得。我寸步難行似的挨過寫字檯去，要在那里找尋紅墨水……

我按住桌子，往上一跳，小朋友吃了一驚，便滾下地去了。

“抓住他！”我叫了聲便急忙去追牠。可是桌子

拖着我，不讓我去。我把桌子一推，桌子便倒下了。紙張向四下飛舞而去了。小朋友還是往前滾着。這時我握住了眼睛像魚的人底手臂，大聲疾呼道：

“救命！他滾去了！……你看見麼？……他要逃去了！……”

“放心，先生！……”他說，同時竭力的挽住我。

“怎麼？你要阻住我麼？你不見他要逃走了麼？……他怕我了，我要扯碎他底空肚子……這他早已預先覺得的了……但我要捉住他！……”

我被桌子攔住了，幾乎顛厥下來。我不由己的跪在地毯上了；白而大的紙張橫在我面前……黑字在紙上勝利似的旋舞。我要收集這些寶貴的文件，把牠們藏在箱中……

“朋友，替我找出那提箱來……”

但他站在門邊，俯着身在看那鎖。

“噲，你在那里做甚麼？”

“沒有什麼，先生，”他答說。

我發怒了。他顯然是要逃走。我要起來阻住他。我們條約還沒有訂好呢……桌子却阻擋我起

立，我站了起來，又跌了下去……我也像那小朋友一樣顛撲地滾起來了……他往那里去了？

我週視房內，祇有我一人了。他爲什麼逃走了？他不願訂立條約麼？我狂亂的憤怒起來了。雙手溼擊地按住了椅子；全身戰慄着。我要站起來，但是不能。我要追他，但兩腿重得像鉛做的一樣，不能動彈。我憤怒得牙齒都打起戰來……

大肚皮，你笑的什麼？你不好所以他逃去了。我要懲罰你！等着罷！

我爬過去捉住他。但他又滾過去了，停了下來。他在譏笑我，因爲我捉他不到。這時我驕悍的撲過去，抓住了他底頭顱。我要用手壓痛他底肚皮，可是我底手是軟弱無力了……

你總得要死。我把你投入黃昏底打着欠呵的嘴裏去。但黃昏已睡去了。我可以燒死你。我上面是火光燦燦的燈，牠底燒紅的舌頭可以吞你下去。舌頭此刻微吐着，渴念捲你進去似的。

乒！……你底肚腹發出偌大的尖聲！牠已被擊得粉碎了！……

火光忽然熄了，黑夜和沉靜又統治着了。

我坐在地板上，睜眼覷着。

踴躍在角隅裏的黃昏又匍匐而來了，張大了嘴，慢慢地吞我下去。我頭上的毛髮根根的豎起來了……

幕地裏閃起白晃晃的光來……這是那些有黑字的白紙……

我須把黃昏驅逐出去。我要有火，火可以勝過牠的。

我底手摸下袋去；不久便找到了火柴……

拍……嘶……火！……

火焰爆裂一聲便發出光來！哈哈！黃昏急忙引避到角隅裏去了！火柴還不足驅逐牠出去；火光須得再明亮些。

白紙倒可以幫助我。我取了一張，便把火柴移到牠下面去……火焰貪婪的咀嚼着紙頭……牠是不知饜足的……又在咀嚼別的紙了……後來竟敢侵略那隻提箱了……

房內一時光明如晝……黃昏不復可見了……

小的火焰在地毯上輕跳着……像兒童戲玩一樣……它們底母親，那個大的火焰，欣喜似的微語着：

“小孩！跳啊！你儘可自由地跳舞。因為阻撓你們戲玩的惡人已不在了……墨喜哥先生是個慈仁的父親，你們這樣嬉戲便使他快樂。他創造你們出來的，自然願你們生活着……”

但是小孩們太頑皮了……他們竟圍坐着宴會作樂了……宴會散後又各自跳開了；有些跳到我底褲上來了，沿着褲管騎馬似的上來了……怎麼？他們吊在檯布上，攀沿到緣繩上去，在那裏蕩動了一會，又向上奔去了……他們到桌上去做甚麼？……有些甚至於咬我底手……我徒然用手去拂去他們……

他們後來從各方面淘淘的湧過來了……帶着熱和煙……尖長的紅舌舐着地毯，找尋新的食物……他們已不聽從我了……變得顛狂了似的……

我要逃避……但是他們攔住我底去路……煙霧迷漫，刺痛我底眼睛……那邊閃着紅光的紙上，

黑字歷歷可見……

墨喜哥先生，你快被你底紅孩子吃掉了。爲什麼不訂條約呢？條約上的黑字答應你許多許多的金錢呢！……

啊……金錢化成灰燼了！……

原书空白页

第十五章

馬德奧 阿爾特

我們坐在房裏，窗外雨滴輕輕的打着玻璃，上面的燈穿過了紅布的罩子放出光來，把我們圍抱着又把房間充滿了神祕的明亮……

我們悄悄地聆着雨滴怎樣地唱着幻美的歌。我們等候着巴爾克先生，他今天出外拜訪鄰近的朋友了。

“你，馬德奧！”她輕輕的說“今天你爲什麼這

樣歡靜？你記得昨天在湖上麼？哦，我可以永久這樣撫愛你，像昨天那麼溫柔地吻你。今天我又是精神很好，又是這麼自由！因為愛爾納斯脫已經退却了，哈，這個孩子我相信確已愛過的！”

“愛爾納斯脫？”我問，我覺得妒忌起來了。這個姑娘昨天不是自認我是她第一個愛人麼？……這婦人已和別人有過情史了？

她微笑着：

“是的，馬德奧，他因為你自然很惱怒了。可是我現在自由了。我可以愛你一人了！”

我們底談話被駛進庭院來的車子截斷了。狗都吠起來了，當我開了門迎接巴爾克先生的時候，燈光射到外邊的黑暗裏去，落在將停的車子上。

從黑暗裏有個聲音說：

“主人要明天來了。今天宿在佛脫先生那裏。天氣真不好，牛毛雨下個不住。”

我又把門關上了，車子便慢慢地開去了。

今天我底心情很是繚亂而且奇怪。我總是不滿意，對一切都厭倦起來了。

我又走進屋裏去。我這時才注意到哈利娜沒有和我同出來迎接巴爾克先生。這使我很奇怪。她又像不注意到我底進來。她沉思着……

我來往的踱着步。我說：

“他不來了。”

但我底聲音有若石落大海，消沉在寂靜中了。突然像噴出來似的。

那擺鐘慢吞吞的說：

“滴搭……他不來了！你們這對年輕的男女不看見十二點鐘已經到了麼？你們可以去睡了！……滴搭……他不來了！”

我不敢衝破這個寂靜，什麼也不敢說出。沉靜——奇怪壓迫人的沉靜和室中茫茫的紅光溶合在一起他們使我更加不安了。終於我說了：

“我要去睡了，哈利娜。時候到了……”

我底說話艱難的粗毛的響出喉來，在沉靜中發出空廓的回音。

我走向她去。

“夜安：哈利娜！”

她忽而跳起身來，攔住了我底頸項。她底眼睛發着光，雙頰熾着紅暈。

“已經？”她嬌癡的說。她底溫香的氣息沐着我底雙頰。她長久的情愛的吻我。“已經？已經？……”她嬌弱的聲音說。

我很不情願的無法可想似的把她底臂膊放下來，便轉身向門口去。

“夜安！”我說了，便從容的離去了。

我覺得兩隻眼睛怎樣情熱地在我背上熾燃着。這使我興奮起來。我搖搖的有些不能自持了，紅光很是模糊，鑽進我底眼，耳，鼻和嘴裏來了，牠使我迷醉，使我底血循行得邊快起來……

我搖搖擺擺的走過了黑暗的行廊，到了我底房裏。在未進房之前，我在門口佇立了一會。我側耳聽着，她將怎樣？仍坐在室中，凝視着那開了的門麼？我看着從那室中透出來的紅光，牠似乎要留住我。我聽得自己底心怦怦的跳。我……我……我底出了熱汗的手瘟孳的握住了那冰樣冷的。

一切都沉默着。……

我稍稍安靜了些，便走進房去；揸亮了電燈，這裏又是同樣的紅光。我關上了門，走到窗前去，雨已停了滴。但外邊是黝黑的夜。我在背後又覺得什麼了，好像是誰底目光……從紅茫茫中射過來的目光，不絕的問：已經？……已經？

我轉過身來，看她底臉龐。她恬靜的微笑着，

“啊，膽怯的人！你為什麼戰慄呢？我底撫愛的目光激動了你？……”

我走向她去。雙目凝視着她。她那在鮮艷的櫻唇邊的微笑敞露出她底細白而勻整的牙齒，又使我信任她底愛了。我漸漸回復了安靜。

“哈利娜，我終於愛你的！”我低聲的說，聲中雜着自卑和懺悔。

可是她嘿然不作一聲，總是露着微笑，動也不動。我倒忽然恐懼起來了。

“哈利娜，”我慌急的說，“哈利娜，告我你為什麼默默無言？”

她底回答仍是微笑。

這時我才覺察出這是角隅裏那張未完的畫。

這個發見倒使我驚異得不自信了。她在畫布上微笑着，在畫上的她倒是姿態嫵媚煞是可愛的，我記不得用了多少的幻想才能創造這幅畫作的……

我在桌子的周圍踱着圈子。我又燃起一枝香煙來，我底思想跟着我踱圈子；也和我一樣總歸走到同一的地點……

我在沙發上坐下了。我戀念着她……渴望着再見她……這個婦人，剛才我也不知爲的什麼竟會憎厭她的……

但是，聽罷！……麼？我睜起身來，細心地聽着，我愈加不安了。輕步的履聲聽到了，漸漸沿着行廊走近來。我瞪眸看着房門。她來了，我確然知道，是她走到我這里來了。我戰慄着……

門開了，在門框裏她站着，紅光圍繞着她……

她坐在我對面……坐在一件白的東西上……坐在我底牀上。

“馬德奧，”她柔婉的叫：“你能夠忖量我偉大的愛麼？牠快使我底心爆裂了！牠鞭打我又追逐我。我無力抵抗，祇得到你這里來！些平和！馬德

奧！”

我聽得她底聲音滯澀地穿過了紅茫茫的光霧，她底語調溫柔而且情愛。我覺得她香息陣陣地送來，醜得我心醉。我想回答她；但那慍淚又在我裏面復活了，使我睜睜而唾棄她。

“馬德奧，我們現在祇有兩人在這裏！”她輕輕地說。可是她那雙星眸却向我臉上溜轉，高呼着情慾。

我站了起來。雙手震顫着，眼睛定定的看着。

“我愛你！我愛！但這種愛於我還不足夠！我要佔有你整個！整個的你！……”有個聲音叫着；但我却不認得牠。

兩隻火熱的臂膊像赤蛇一般纏頸抱住了我……昏迷的煙霧掩住了我底視力……女性肉體的烘熱使我陶醉了……肉體！肉體！……

鏗鏘的打擊聲在玻璃窗上作起響來……怎麼？我底目光凝住在窗上……她在那邊微笑着……莎娜！這個微笑是不自然的。微笑裏可以看出悲哀的神情……

我忽而踟躕了一會，一時委決不下……但不
久却峻拒似的把她托開了……

“莎娜……”我氣息奄奄的叫。

“哈，哈！”有個大笑聲爆發了。“這是風呢……
風！……”

笑聲追逐我……使我害怕起來……

我奔到窗前去，開了窗……但她已逃開去了
……我再追她……猝然跌了下來……但立即又舉
足前奔，奔向黑暗裏去……狂笑聲還繚繞於耳際，
使我不顧一切地往前疾奔……

我底足忽然被荆棘矮木所纏住，於是我跌倒
在地上了，但我使了使餘勁再向前跑；飛也似的馳
過了黑暗……似乎陷入一個深淵裏去了……深淵
兩旁的荆棘鞭打我底雙頰……可是我也不覺得痛
……祇是往下！脚底下的地又平滑又濕潤，泥土又
黏澀，我底脚遂膠住了……旋又全身往下跌落
去了……

現在我再也不能自拔了，力已竭了，知覺也要
離去我了。但是我強要留住牠，我底呼吸像蒸籠裏

的熱氣一樣噴出來。我全身寒慄着像患了寒熱病似的。

我坐在又濕又黏的泥土上。

在我下邊展開一片灰白色來——那湖。

我旁邊荊棘叢生矮樹密立。上面是摩天的白楊。

我坐着，白楊忽而輕談起來。

我坐着睜大了眼看，不是白色的人影在我周圍旋舞？……臂膊渴望什麼似的伸展着……胸脯情急地起伏着……赤條條的手臂和裸露的肢腿像蛇身蜿蜒一般地繞來繞去像要擁抱並且壓住什麼似的……

我要回去。爲什麼我要遁走呢？她真的在情慾旺盛的等我……我要起來，爬行……但我又無力的倒了下去。

雨滴漸漸打下來了。天上巡遊着龐大的烏雲……白楊也威脅起來了。

雨滴落在葉兒上，簌簌地滾下來，像淚珠一般；落在我身上……和我自己底淚溶在一起不復

能分；再慢慢地不可忍住地流下我底兩頰來……

我哭着，淚珠滾滾而下，牠們倒是我心上創傷底藥膏，我暫時沉浸在眼淚底療救中……

我辜負了你，莎娜，我忘却了你……

懺悔變得愈深大了。我違反了莎娜而犯了罪，我愛別個婦人，她把我從家裏引誘到此的，我失掉了家……

這個思想使我心中劇痛起來，我痛責自己，我太忘情了……太盲目了，這盲目底原因卻是哈利娜……

我回轉身來，紅光從低樹底黑影間透進來，牠照着我底眼淚，跌進我靈魂底深處去。我閉了眼，不忍去看那從她房裏漏出來的紅光。我狂了，因為劇烈的心痛和我底落寞而狂了……

雨淅瀝的灑在湖面上，大樹在我上面伸着長臂……指爪尖銳的黑臂。僵直的指爪伸遞來了……怎麼？要抓住我底頭頸，我舉起手來掩護自己，抵擋敵人。

我底眼淚又一瀉如注了。我大哭起來，也不知

道爲了什麼。我失掉了家麼？我不能返到她們已等過我兩年的地方了麼？我真的不值她們底愛了？……

我橫臥着的土地黏滯異常，我把頭枕在地上；地面使我底灼熱的面頰漸漸冷下去了。

哦，地！……你是所有人底母親；是願意吸收各個可憐人底眼淚的，不論眼淚是因悲哀，快樂或是懺悔而灑的。啊，地啊，你帶有這麼多的美物，你上面又生活着這麼多的幸福人！可憐你苦惱的兒子……

可是沒有人，聽得我，我祇是一個子在這裏……

我要站起來；但是太無力了，我把手指深埋入軟土裏去。我慢慢地爬着；但是時常滑倒來向。地面上儘是些廢爛物。我休息了，向上天看着。我看見大而黑的雲掛在我頭上；彷彿要覆下來擊碎我底顛顛似的……

雨停了滴，起了一陣微風。白楊又輕談起來了，忽然聽到了一個奇怪的叫聲；鑽過了黑暗撕碎似的響着。這是一隻貓頭鷹；牠底怪叫使我寒慄起來……

從深淵裏一片灰白的平地閃着微光。我覺得冷氣從深淵裏昇上來；我這時却緊攀在深淵底邊上。冷氣達到了我底雙足，往上沿着兩腿昇騰……最後使我牙齒都打起寒戰來了……

我往上爬去，面前房屋在幽光中綽約可見，於是我注視着並且等着，等着什麼呢？我等着她房裏的紅光，這時已熄滅了的……我不知怎麼辦才好，要是那紅光忽然重現出來……我想一定有可怖的事發生呢……

我應該趕快跑開……快些！……

強烈的感覺忽然走遍了全身，使我心頭倒爽然舒服起來。我站了起來，便顛蹶地走到屋前去……

我從窗口爬進我房裏去；在那裏伸着兩手摸索。一隻椅子攔住了我底走路；我想走到電燈機關那里去，使用手在牆上尋摸着……

我遲疑了一會。我恐怕紅光再閃現而使我昏曠。我怕這個紅光，切齒的痛恨牠。

我底手伸進袋裏去，找尋火柴。我點着了一枝洋蠟燭，牠底火焰擺來擺去地閃動着……

這便是柵架！我急忙開了牠，把我底箱子拿了出來，我把什麼都投在箱內，我趕快要走了……帶了東西快走……

箱子裝得滿滿的了，我猶疑不決的看牠……

我僵立着，目光釘住在箱子上，她……！她從箱子裏微笑起來了……

“嘻，嘻！馬德奧！我同你一道去了，我永不離開你，我是更忠心於你的！”

我被激動了心。我手很快的一動把像片框子拿了起來，把牠對着牆角狠命的擲去，玻璃碎然碎了，尖響的聲音嗶嗶地傳遍了房內的寂靜。

她在牆角裏站住了，還是凱旋的嘲弄的微笑

着。

頭向前俯着，雙臂僵直了，我緩步走過去，
“哈利娜，你來引誘我的啊！”我聲音暴厲的叫。“好一個淫婦，搶劫了我底家！我要絞死你！絞死你！……”

但她依然微笑着。

這時我怒不自制地撲過去擒住了她。

我底手捏着畫布，這個上面我畫地底像的；一陣狂躁把牠扯成片碎。一時但聞厚布底撕碎聲。布塊我紛紛的亂投在地板上……還用腳去踐踏……

我走開了。

不知走往何處去；手中提着箱子；急步的走着，也不迴首後顧。我覺得很快樂；漸漸遠離了那屋子，裏面伏着一個妖嬈的……

背後祇有黑暗，面前却是依稀的光明，這個便是我底目的。路程還是遙長麼？我不知道，祇往前走著……

我時常在突兀的地方顛蹶着，但這個我全不覺得。我底脚底陷入泥濘中，拖起來的時候，沉重如鉛了。我涉過了許多沼澤；但當其時也毫不覺得，我祇要走到那光明的所在……

兩把水滴打到我臉上來。我要把帽子往前額拉下來，但摸來摸去，終找不到牠。帽子往那裏去了？我已遺留牠在屋裏了。這使我很是悵悶，但終於自己寬慰道：如果我達到了光明……

我還顛顛撲撲地走着，那光線愈顯得明亮了，

也愈接近了。我便萬分鼓舞走得更快了……

我底牙齒還是寒戰着。頭髮披在額上淅淅的時常滴下水來，蒙蔽了我底眼睛……在我看來，牠們——水滴——正像牢獄門上的鐵柵，我便在背後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像牢獄裏的囚人……看着自由之途一樣。

那一線的白光微微地紅起來了。那邊閃着巨大的火光。我需要火光啊！要是熱的愉快的！我要達到牠……

但我已疲倦起來了。有樣東西使我僵硬不能動彈了。牠誘我去休息一下。我把箱子放下，便坐在這個上面了。向四下環視一會，才覺得白光已不見了。我是在個密而陰森的樹林裏，又黑暗又猶惡。我一個人坐着孤寂無助；路又不認得，怎樣歸家去呢？家裏真溫暖舒適，但家在那裏呢？……

那邊……不是從樹林底濃密處微露出來的紅光麼？牠在招呼我。我便奔去了，兩手拖着箱子。我聽得紅光又在呼我了……

那邊！一個火柱高聳參天；光輝耀眩。我默然

無言的站住了……

火焰後面紅雲聚了攏來：在空中飛旋着，又紅又黑的煙霧陣陣地昇騰起來，我心中也惶恐起來了。那邊發生了可怖的兇事了……

人影又黑魑魑地憧憧地在前面移過。他們狂聲疾呼着，長的手臂縱橫的揮動……

狗兒也吠着……

鐘聲啞啞地四佈，已有些滯澀了。但我聽到了牠便毛骨悚然了。

鐘聲中雜着喊聲：“火燒了！……火燒了！……墨嘉哥先生底房屋着了火！”

救火鐘不住的響着。牠底狂暴的聲音像錘子像鑽進我底腦裏去……使我戰抖……使我惶悚……使我黯然神傷……使我感到極度的悲痛……

火雲還自往上升騰，有些滾滾而來了，像黑色的巨石被陽光照耀着。火雲背後祇有死亡和毀滅！……

垂死時的悲痛使我底心靈顛盪起來……

我又回轉到樹林裏去……樹幹和樹葉在輝煌

中閃着紅光……我底瘦長的影兒搖搖的走前去了
……

背後有棟樑崩倒的爆裂聲……

我走得更快了。地上的樹段和凸起的樹根使我向前撲過去，在樹身上撞住了，但我依然不知覺似的向前狂奔，彷彿我就是墨喜哥先生底房屋底放火者，彷彿我放了火便不得不逃罪似的……

我這時心亂異常，張皇無所適從。鐘聲還是可聞，不過此時響得像呻吟而且幽怨似的了。我什麼也不能想，還是往前機械似的奔跑……

紅綠的燈火在前面遠遠的地方閃爍着；這是車站了。

火車轆轤的聲音亦已可聞了。

我走得越發快了。

在小車站底月台上除了那站長和一個職員外別無人跡了，好得這不是佛洛車站，因為佛洛車站底站長是認識我的……

我買了車票，火車已駛進站來了。我便跳進一輛空的車廂去。

這時我才覺察出我底帽子已不見，而我底衣褲是滿沾着泥濘了。我用力把衣服刷了刷乾淨，便在箱中尋帽子……

火車向着客斯脫羅郁飛馳着……

我要回家去……我害怕了：回家？我還有家麼？我不是辜負了牠麼？……

我沿着客斯脫羅郁底街道走；街上並無別的行人，我沉思着，不知覺的我已走近家了，像有種神奇的力拉我過去似的……

那幢小屋已在晨曦底透明的白霧中閃現了……
……那白色的屋！

我忽在柵欄前站住了。

我底心靈是扯亂的了，心靈中祇有憂悶……

怎麼？往前我不會同樣地站在這個前面麼？那時我還是個孩提呢。我底手不會接觸過這柵欄麼？不會因此而顫抖麼？我底眼不會看過這小屋和那菩提樹麼？不會看過坐在牠濃蔭底下的人麼？……

哦，先前那邊坐着一個姑娘呢，先前這所小屋在我看來好像城堡呢，先前這菩提樹曾搖擺過他

底葉兒，並且鼓舞過我呢……

今天牠默默無言的站着，像在詈責我似的，小屋也像死一般寂靜了，花園中鳥已死了……

在這個地方滿目都是悲傷哀悼的模樣，似乎在替忘情而遠離的兒子嘆息……

我呆住了發怔……這樣站了好久我心中悔恨起來了……

我慙慙的開了園門。走前去……眼睛抬起來向着她底窗……

“莎娜，”我底雙唇叫了出來，“我做錯了，……我底罪過是不容寬恕的。因為我欺負了你，莎娜，而你却是像你園中的百合花一樣的純潔啊！我欺負了你，而你却信任於我底深愛的！你相信我底愛比任何誘惑都來得強固的！我已得罪了你！我辜負了你，辜負了家！……”

我說時已嗚咽不成聲了……

我全身發熱……眼眶裏滿擒着淚……

頭兒隱隱作痛了……心靈又被懺悔所撕碎了……知覺已沒有了……我攤着兩手……倒下地去

.....

晨曦裂開了……太陽火盤似的昇起來，用了
溫軟的撫摩沐着那所白屋……

小鳥在菩提樹間開始唱着愛和家庭之幸福……
晨風也在綠葉間輕舞着……

天亮了……

我還是躺着……像一截樹幹。我是馬德奧麼？
我底思想紊亂極了！我睜開眼來，灰黃色的光反映
着天花板，在窗口的晨曦中溶化而消失了。我驚異
的發見自己躺在溫軟的安樂椅裏……

忽然鎮靜的聲音傳到我耳朵裏來了：

“朋友，醒來罷！你在人們靈魂底深淵裏遊覽
得夠了。你已見過許多奇異的事了。你已在峭壁上
聽過澗水底狂亂聲。你已到過深淵底深處，曾在廣
漠的草坪上散步。太陽清朗地斜視着岩石，你在花
上踏着步，經過陰密的森林，熟識了深淵裏的各個
地方。這些是很奇怪的，多變形的，又常是狂野的

……現在你已疲倦了。回家去罷！……”

我面前站着那穿長袍的印度僧士。我慢慢地站起身來；搖搖擺擺地走前去……

我在冷靜無人的街上走着；走向一個地方去。腦子裏儘是些思想，互相錯綜着……

奇怪的嚴肅的塔鐘聲在我耳朵裏顛響着，報知已是早晨五點鐘了。

我一方面揉着惺忪的眼睛，一方面把雜亂無章的思想整理起來。我便走向我著作家底處裏去了。

晨霧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地引避了，卸下了灰白的幕……

我從深淵底夢景似的深處走了出來……

迎面看見太陽高高的昇起了……

一九二八，七，十四，譯完。